

文 學 叢 刊

# 崇 高 的 母 性

黎 烈 文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 代序

一滴眼淚，又一滴眼淚……

打從我底煩憂的心底，

我覺你們在慢慢開發，

啊，甜蜜的淚，眼之華！

你們沉重而又迫切地湧來，

於是挾着激越柔和的低語，

跟着你們一道湧來

逝水般的往事如許•

## 目 錄

寫給一個在另一世界的人·····	一
回家途中·····	五
湖上·····	一三
秋外套·····	二〇
瑣憶·····	二七
崇高的母性·····	三三
花與樹·····	四五
人頭稅帖·····	四七
郎特萊絲夫人·····	五六

白玫瑰·····	七四
逃兵·····	九一
林中·····	一〇五

## 寫給一個在另一世界的人

冰：

今天已是你和我訣別的第<sub>十</sub>日！

我雖然盡力支持着，把你殮了，葬了，但我至今卻還不相信你是真的死了！你自己臨危前的那晚上不是高聲叫着：『這樣的病是會死的病嗎？C'est inévitable！』你病得那樣厲害，你還不相信你會死，我現在怎能相信你已經死了呢？我每次回來，對着寂靜的空房，總覺得你並沒有死，你現在還住在醫院裏，不久定會回來似的。屋子裏雖然亂七八糟，但你親自佈置的牀，櫃，桌椅……都還沒有失去它們原來的位置，我有時走進房去，還髣髴覺得你像一個月以前一樣，坐在書桌前看書，譯書，瞧見我進來了，便微笑着站起身，和我 *embrasser*。冰，此景此情，猶在目前，我怎能相信你

已經死去呢？

但這祇是癡人的癡夢呀！殘忍的現實，卻時時把我從夢中拖出，告訴我你已經死了，你已在我的臂上斷了呼吸，他們已把你裝在黑漆的棺裏，他們已把你埋在冷濕的土中，你不會再回來了，我永遠見不到了！

冰，是真的嗎？是真的嗎？我不能想，我實在不能想！*C'est étrange, C'est inroy-  
able*

安靜下來，我又記起你發熱發得最高時，常常說：『我要走了，我要走了！』我問你：『你到那裏去呢？』你便很煩悶地回答我：『何必問呢！你也莫明其妙，我也莫明其妙！』我現在推想你那時心裏真不知多麼苦惱，你一定意識到「死」，但「死」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你一定抱着恐慌和絕望在暗暗思索着罷。你的理智是那樣強，雖然體溫高到四十一度，你還神智清明，在不斷地思索着。冰，你現在已經打破這個謎了，而我還是「莫明其妙」！我和你一樣，本來祇信科學，沒有一點宗教信仰的；但

我現在搖動了，我現在常常幻想着另一世界的存在。我不願設想你已死去，我寧願設想你是脫離了這個世界而加入了另一個世界，因為這樣設想，我將來還有和你相逢的希望呀！我這幾天給你焚了許多錫箔，你收到嗎？這是有用的嗎？晚上，我獨自睡在你臨終睡的牀上，我用着你臨終所用的被和枕，我總望你給我一個夢，可是沒有，天亮了，我祇好倚枕嗚咽，對着你的照片垂淚。冰，你忘了我嗎？啊，不會的，決不會的，你也許已來到我的身邊，會在我的枕畔徘徊，輕輕地吻我，撫摸我，卻不願顯示給我，恐怕霎時的會晤，更增我夢後的淒楚。冰，我猜的不錯嗎？

明天便是陰曆除夕，冰，如果沒有這次變故的話，我們該多麼快樂！我們雖在歐洲相識了這幾年，但我們還不會在一塊度過一次陰歷年呢！十年飄泊，現在好不容易有了家，又有了孩子……唉，一提起孩子，冰，我真差一點忘記告訴你呢！現在他和剛出醫院時完全不同了，奶媽的奶子很足，他已經白了胖了很多，並且會笑了呢！他的臉孔就是你的縮影，我每次見着他，好像得着一點安慰，而同時卻又引起許多悲思。

後天——陰曆元旦——就是他的彌月之期，如果你在，該多麼熱鬧！但是現在什麼都沒有沒有做三朝，也不會做彌月，可憐悄悄地帶着悲哀的種子出世的嬰兒啊！他現在雖還沒有感到失母的苦楚，但是時候像水一般流着，他不久就會感到的；他不久就會懂得他有着一個和我一樣的終身莫補的缺陷！

等到孩子能夠說話時，我便會教他每天早上起來對着你的照片叫一聲：  
“Bonjour, petite maman”！  
每天晚上臨睡時叫一聲：“Bonne-nuit, petite maman”！  
我要教他思念你，教他愛你。

這世界上有兩個人永遠縈繞於你的心曲；這世界上有兩個人永遠愛你，思念你。冰，我們有着這樣交互密切的關係，誰還能說你已死了呢？啊，不是的，決不是的。你不過暫時和我們分別，走入另一個世界去住罷了。願你勉抑悲懷，為我們的後會珍重！

一九三三年一月廿四日。



## 回家途中

是妻逝世的第三週月紀念。

早起，天空灰暗，沉鬱。自己的心也一般的灰暗，沉鬱。

在異國的都會裏，幾年沒有聽着的「喚雨」的鳩聲，初聽到時好像有着會見故人似的親切之感，但在今天，這樣固執地喚著，覺得非常討厭。

吃過午飯，終於在輕風細雨中悄悄地坐上滬閩長途汽車出發了。

三個月來，隔不多天，又夾在一些小商人和小地主裏面，坐着長途汽車作來回兩小時的短旅行，已成了習慣。

最初，每次出發時，總是在悲哀的重荷下，苦悶着，窒息着，再也不感覺別的；近來，漸漸不同了，大概是習慣了的緣故罷，每次出發時，在同樣淒楚的胸懷裏，卻有着幾

許欣喜的心情：這就如小時候在學堂住讀，一到星期六便能回家去頑一兩天的那種心情一樣。

三個月來，自己不是有了一個家在上海市外嗎？不是有了一個住着自己唯一的愛人的家在那幽靜的郊野嗎？

因為有着這樣渴望回家的孩子似的欣喜，本來充滿着悲苦的不吉的旅行，也就並不使人十分難堪了，車一開行，竟會泰然的回過頭來眺看窗外的景色。

汽車走過斜土路和製造局路交叉處的 Place 時，真像見着但丁神曲第一部裏的一幅最動人最可怕的插畫，恐怕和憎惡的念頭，雜然並起。外國的 Place 是雕像，是噴水池，是小塊的草地點綴着悅人的花木，而這裏呢，卻是一片爛泥，叢集着三四尺高的弓形的船蓬，許多纏着檻褸的男女，匍匐着在這些船蓬裏竄進竄出。這和在污沼中滾着的豬糞有什麼分別呢？經過非洲時，參觀過最卑下的黑人的住家，同

樣三四尺高的茅棚，但在乾燥的熱帶土地，究竟還不至於終日在爛泥裏面打滾的。二十世紀的今日，還有人過着這樣淒慘的生活，實在很難叫人相信。

但這怕人的地獄寫真，祇一瞥就過去了，兩分鐘後，汽車走出了襤褸和污穢的都會。

現在展開在眼前的，是一望無邊的，盛放的黃色菜花。兩三座低矮的農舍，一半埋在菜花底下，一半露出春雨迷濛的空中，就像幾隻小艇飄流在佈滿着浮萍的湖面一樣。

汽車接連轉了幾個灣，忽然發見龍華塔和土山灣教堂的兩座鐘樓，遙遙相對地顯現在兩邊窗外。

明晰地刻劃在薄曇的畫底上的，多年不見的龍華塔，這時在我的眼中現得非常秀美。三年前，一個同樣飄着微雨的春天的午後，獨游比利時京城近郊勒康公園 (Parc de Laeken) 時，覺得建在那裏的一座日本塔，也還別緻，徘徊賞玩了很久。現

在對着這俊俏的龍華塔，回憶中的日本塔，似乎有些矮笨難看了。

清明剛剛過去，路旁許多墳墓已有人加了幾撮新土。以前這類東西是不會引起我的注意的；就是注意到了，也會跟着發生一些厭惡之感的。而今不然，因為自己最愛的人也踏進這世界裏去了，便連不相干的別人家的土饅頭也和自己有了什麼關係似的，帶着一種好意的親切的眼光瞻顧着。

汽車穿過一道小溪。沿溪兩行桃柳，不多幾天以前，還不過在枝頭綴着一些青色的嫩芽而已，現在卻是花花綠綠的，披着嬌艷的春裝。幾株長得快的柳樹，竟已有着婀娜的長條臨風搖拽了。

車子離開都會愈遠，田疇和菜畦裏送來的桃柳愈多。有時還可見到幾十株或幾百株行列整然的桃園，但那密密層層盛開着的花朵，紅得那樣粗俗，看着實在使人不快，倒不如翠是長着綠葉的柳樹，顯得素淨可愛。

說到柳樹，這實在是一種最富於詩情畫意的植物。在歐洲，雖不常看到柳樹，但

西文中的 *Saule* 和 *Willow* 卻同中文裏面的「楊柳」一樣，常常見諸吟咏的。妻在的時候，最愛誦繆塞 (*Musset*) 的名作：

親愛的朋友們啊當我死了以後，

請你們種一株柳樹在我的墳頭。

我愛它那淚人兒似的繁條密葉。

那蒼白的顏色使我覺得親愛而又溫柔。

它還會有輕飄飄的陰影

陰覆着我所長眠的荒丘。

如今柳色青青，人已長往，獨個兒在車中憶起繆塞的詩句，不就像妻自己在說着的話一樣嗎？前塵如夢，能不泫然！

車裏面不知什麼時候上來了兩個外國青年，清癯的面貌，高大的身材，看去像是英國人。這市外的公共汽車，一年裏面也難載到幾個外國人的，這兩個白種人的出現，頗引起車裏面許多小商人和小地主的驚異，大家目不轉睛的釘着他們，唧唧噥噥地議論着。

兩個外國人似乎有點狼狽了。這狼狽的情形，我是很能體味得到的。一年以前，和妻一道在異國的小城市或鄉下旅行時，不也被許多人看得厭煩嗎？

大概因為車中祇有我穿着洋服的緣故罷，兩個外國人像是早在等着我回過頭來。我們的視線一碰到，外國人之一使用英語問我：

『閔行就在前面嗎？』

『請用中國話問我罷。我不會說英國話。』在歐洲的幾年，看見許多英國人，不論在什麼國家，一遇到黃種人，尤其是中國人，便不問青紅皂白，毫無禮貌地，拿英國話對你面上直噴，好像中國人都受過他們的殖民地教育，都應該能說幾句英國話

似的，這事使我抱了很深的反感，每逢英美人拿自己做「高等華人」看待，用英語來攀談時，我便立即拿這樣的話回擲過去。

『你這不就是說的英國話嗎？』另一個外國人笑了。

『我只會說這一句。』我也笑了。『如果你們能說法國話，請用法國話談罷。那麼，大家都便當一點。』

凡是受過大學教育的英美青年，大都能說幾句法語的。兩個外國人於是用着勉強可以達意的法語和我交談着。

這是兩位加拿大的青年游歷家。他們預備在上海住一兩個月。他們打聽得閔行離上海很近，他們要去頑半天，想看到點新奇的東西。外國人是很好奇的。

『你也到閔行去嗎？』一個外國人望着我手上的花束問。

『不，我就在這裏下車。』

『你的家住在這裏嗎？』

『是的。』

汽車恰好就在這時停住了，司機人高叫着：『××公墓。』

『這兒不是單單祇有一個墓場嗎？』外國人之一睜大眼睛問。

『是的。但我的女人住在這兒。』我握着花束招呼着下了車。

在管墓人的「先生又來了」的歡呼聲中，我走進了墓場。

這兒現在是妻的家，也就是自己將來的家啊。妻安眠着的地方，旁邊不是留着一塊空地嗎？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四日作。



## 湖上

在葛嶺下一所精緻的別莊作客已有好幾天了。原祇打算住一兩天便回去的，但禁不住居停主人懇勸勸阻：

——你這些時候也忙够了，好容易現在有了閑空，多住幾日何妨呢？難道這山明水秀的西湖，倒不如塵霧蔽空的上海能够使你留戀嗎？

——他牢記着他的寶寶呢！一位小朋友笑着給我代答了。

小朋友的話實在說中了我的心。上海不使我留戀，但我望念孩子。本是萬念俱灰的人，祇因為有着孩子，我還得振作精神在人生的途上邁進。一年來，我不斷地在是非的漩渦裏翻滾，在險惡的環境裏掙扎，也還是孩子給了我一點點勇氣。不論是在寂寞、煩惱或頹喪的時候，祇要見着孩子的笑容，聽着他呀呀的語聲，便什麼都消

失了。每天夜深回家，輕輕走進孩子的臥室，看見孩子酣適地睡着，我便把整天的疲勞忘記得乾淨，得到一夜安眠。有兩位朋友常常笑我說：『你是嚴父而兼慈母呀！』這話其實祇說對了一半：「嚴父」我完全說不上；我是「苦役而兼慈母」。湖上小住，擺脫了苦役，使我欣然；但一天不見孩子，心上卻如有所失，非常難過。這種 *Tarderesse paternelle* 原也並非什麼不願告人的事，可是經那位小朋友一說穿，卻覺得自己太過於兒女態，加上居停主人再三挽留，便不好說什麼，祇得住下了。

這天是隔夜約好要走路去登北高峯的。清晨六點鐘，莊丁便跑來把我喊醒。匆匆洗漱了，吃過早點，剛要出發時，天卻下起濛濛細雨來。同遊的都覺掃興，大家轉回房裏重尋好夢去了。我卻有着一種鄉下人的習性，一早起來，便很難再睡；身邊又沒帶有可看的書籍，在院子裏望着葛嶺高處雲霧漸濃，異常煩躁，與其空坐在屋裏，不如索性披着雨衣到湖邊走走。

一出門便是博覽會橋。這新建設頗使我歡喜，幾乎每天早上要來徘徊一下。我

最愛坐在中間一座橋亭向西望去，裏湖細長得像一條小河，盡處是一座饒有古風的石橋，南岸孤山樹木蒼翠可愛，北岸沿湖雖有着電影院旅館那類討厭的建築，但後面有了像屏風一般的高山擁抱着，也就不覺其俗了。幾年前，當我在萊茵河畔度夏的時候，我所寄住的 Strashbourg 大學宿舍，位置在一道小河邊上，那裏也有着和這孤山相似的青草綠楊的堤岸，堤岸的盡頭也有一座極富詩意的畫橋，不同的祇是橋後沒有山，換上一座雙塔插雲的 St. Paul 教堂罷了。但那時我的襟懷是怎樣爽朗呢！早上我可以看到一個俊美的女郎從那橋頭向我走來；傍晚我可以伴着她經過橋邊，緩緩歸去。幾年的光陰，不過一彈指的事情，而這中間人事的變化實在太可怕了。那時我們祇想到回國後可以同遊西湖，領略領略六橋三竺之勝，卻絕沒有想到我今天會要一個人在煙雨中對着故國的湖山，追憶起異國的遭遇。死了的也就算了，活着的這日子實在難挨，而我們的孩子卻還有着一個比我更要艱苦，悠長幾倍的世路呢！

惘惘然走出橋亭，由放鶴亭爬上孤山，雨中叢林充滿着一種悅人的涼意和香味。也許是在都市住久了，一旦和自然接觸，嗅覺特別靈敏罷，我才到西湖，便覺得湖邊山上到處清香撲鼻。有一天在黃龍洞外一個茶棚裏，看見賣茶的用帶葉的樹枝燒茶，竟留戀許久。因為我在那裏聞到了十餘年不曾聞到的，故鄉山村的炊煙氣味。

這時孤山頂上，除掉打着樹葉的淅瀝的雨聲，和踏着石塊的我的鞋音之外，別的音響一點都沒有，那環境實在幽寂得可愛。我在一隻空亭裏，坐了些時，穿過樹葉，望見雨中迷茫的湖面，除掉幾個披簑戴笠的工人，撐着破船在打撈水藻外，一隻遊船也沒有。我忽然想到這時叫隻划子到湖中頑頑，倒是和我這寂寞的心情相洽的。便由中山公園那方面走下山，在門口僱着一隻遊艇。繡眉苦臉正愁沒有生意的船夫，等我一上船，便歡天喜地的冒雨划離了湖岸。

仰臥在藤椅上，看着千千萬萬的雨點，忽疏忽密地灑落湖面；四圍山巒，半截被雲霧隱沒了，剩下半截，映入水中，使得湖面更加灰暗，愁慘。我卻在這灰暗，愁慘的景

色中，發掘着許多深埋在腦海裏的，清明，快適的畫面。別的地方不講，單是巴黎波洛業森林（Bois de Boulogne）便不知留給我以多少回憶的資料。每值春秋佳日，許多西方人士都可見到一對東方男女，有時在濃蔭裏比肩散步，有時在小湖上對坐打槳，看着他們那種親愛，快樂的樣子，誰不覺得他們的前途充滿幸福呢！而他們自己又是何等的滿足，驕傲，好像那蔥鬱的森林，清澈的湖水，爽朗的天空，都祇是給他們兩人享受的；異種人的驚奇，羨望，都不在他們的眼裏。他們那時祇願享受着當前的美景，絕沒有閑暇念及未來，他們更料不到他們的未來會如此悲慘！——隔不多久，那女的便會奄然殞化，留下一個小孩給那男的作傷心的慰藉！

舟過劉莊和汪莊等處，船夫再三勸我上岸去「耍子」，我都謝絕了，我寧願在雨中飄蕩，在這寂寞的湖面，回憶着昔日的歡娛。因為生活逼人，回國後，我並不會伴着我的愛人遊過西湖，可是我這時卻髮髻有着一種重來不勝今昔之感。「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我現在所遊的雖不是我們從前在海外同遊過的湖

山，但浮着新荷的西湖，向清漣，卻同波洛業森林中的湖水一樣能引起我往事的追懷。我又記起了詩人拉馬丁（Lamartine）當他的戀人消失後，重遊瑞士的名作『Le Lac』（湖），恰好寫出了我此時的心境。我真想像拉馬丁一樣叫說：

那呻吟了風嘆息的汽草呀

你那熏香了的天空裏的微芳呀

所有聽到看到嗅到的東西呀

一齊說罷「他們曾經相愛」

船大划着我經過旗下，折回來又繞着湖心亭，三潭印月兩個小島兜了一個圈子，再從內湖搖到裏湖放鶴亭前上岸，這樣在陰涼的湖面足足遊蕩了三個多鐘頭，回到我所寄寓的山莊時，原先約好同登北高峯的朋友還沒起身，聽見我從外面進

來，他在牀上翻了一個身，迷迷糊糊地說道：『真是好夢！』隨後又揉了一揉眼睛問我道：『你到那裏去來？』我脫下淋濕了的雨衣，向牀上一倒，也迷迷糊糊地回答道：『我也做了一場夢啊！』

一八，五，一九三四。於杭州。

## 秋外套

回國後已經過了兩個秋天了。那兩個秋天都縹緲模糊，如煙如夢，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樣過去的；直到今年秋天，這才得着一點閒時間，偶然逛逛公園。

在上海所有的公園裏面，誰都知道兆豐公園是最好的。除掉缺欠藝術品（如美麗的銅或石的彫刻）的點綴外，其他花木池沼的佈置，和我見過的歐洲有名的公園比較起來，都沒有絲毫愧色。我有時帶着一本書走進園子，在樹下聽聽蟲鳴，在池邊看看鴨泳，是可以把每天見聞所及的許多可惜可惡之事，暫時忘掉的。

這天因為貪看暮靄，不覺回家得遲了。獨自坐在荷池旁，悠悠然從深沉的默想裏醒轉來時，四圍早已一個遊人都沒有，昏暗中祇見微風吹動低垂的柳枝，像幽靈似的搖擺着，遠遠近近，一片蟲聲，聽來非常慘戚。我雖喜歡清靜，但這樣冷寂得頗有



鬼趣的境地，卻也無意留連。忍着使人微慄的涼風，循着裝有路燈的小徑走出公園時，我頓時憶起那件擱在箱裏的秋外套，和幾年前在外國遇到的一個同樣荒涼得使人害怕的夜晚。

那時我和冰之都住在巴黎。我們正像一切熱戀着的青年男女一樣，力求與人相遠。某天，我們忽然想起要搬到巴黎附近的小城去住。於是在一個正和今天一般晴朗的秋天，我們毫沒準備地由里昂車站乘着火車往墨蘭（Melun）。

這小城是曾經有兩位中國朋友住過都覺得滿意的，離巴黎既近，生活也很便宜。但不幸得很，我們那天在許多大街小巷裏瞎跑了半天，卻什麼也沒找到，祇在離塞萊河（Seine）岸不遠的一家小飯店裏吃了一頓可口的午餐。現在回想起來，那樣鮮嫩的烤雞，我大概一生也不會再吃到的了。

飯後，玩了一些地方，我們的遊興好像還沒有盡，冰之便提議索性到更遠的地方去看看。我們坐着火車隨便在一個小站下了車。這裏簡直完全是原野。車站前後

左右都是收割了的麥田。祇在離車站約莫半個基羅米突的一座小丘上，有個小小的村莊。我們到那莊村上走了一圈，飽嗅了一陣牛馬糞溺的臭味。後來一個好奇的老太婆邀我們到她家裏去歇腳，和我們問長問短，慇懃地拿出一盆自己園裏出產的酸梨款客。當她知道我們在找房子時，便慨然願意把她的住宅的一半租給我們。她指給我們看的兩間房子雖也還乾淨，並且有着一一些古色古香的傢具，但我們一想到點的是油燈，吃的是井水，便把一切詩情畫意都打消了。我們決定趕快回巴黎。

走回那位置在田野正中的小站時，天已快黑了，而開往巴黎的火車，卻要晚上九點鐘才會經過那兒。這天那小車站除掉我們兩個黃臉男女外，再沒有第二個候車的乘客。站上職員因為經濟的緣故，不到火車快來時，是決不肯把月台上的電燈開亮的，讀者諸君試去想像罷，我們這時簡直等於遺失在荒野裏面了。四周一點人聲都沒有，祇有一輪明月不時露出雲端向我們狡滑地笑着。麥田裏各種秋蛩的清唱，和遠處此起彼應的犬吠，送入耳朵裏格外使人不安。尤其是冰之，她簡直像孩子

似的害怕起來了。我記起有位法國詩人說過，人在夜晚和暴風雨的時候常常感到自然的威壓。這話是很有道理的。爲什麼夜晚會使人感到威壓呢？想來大概因爲黑暗的緣故。人原是憎惡黑暗，追求光明的！

這天冰之穿着一套淺灰嗶嘰的秋服，因爲離開巴黎時，天氣很暖，不曾帶得有大衣。現在空着肚子給田野間的寒風一吹，便冷得微微戰慄起來。但幸好我的手臂上帶着有那件晴雨不離身的薄呢秋外套。當時連忙給她披在身上。兩人靠緊身子坐在沒有遮蓋的月台上的長椅裏，懷着焦躁與不安的心思，等待火車到來。

當晚十一點鐘轉回巴黎時，冰之便喊着頭痛，並且身上微微發着寒熱了。陪她在飯店裏吃了一盆滾燙的 *Soupe*，然後把她送回寓所，叫她立刻蒙着被窩睡下。因爲怕她蓋的東西不夠，我臨到跑回自己的旅館時，又把我的秋外套搭在她的腳上。雖然她說外面很涼，再三要我穿在自己身上，但我卻強着她蓋上了。

過了兩天，從她那邊把外套拿回時，並沒覺得什麼異樣。因爲那一晌天氣很好，

外套雖常常帶在身邊，但卻不會穿過，我料不到外套上有了什麼新鮮物事。

兩星期後的一個早上。我獨自在盧森堡公園作那天例行的散步時，忽然覺得身邊有一種時無時有的幽雅的花香。向周圍一看，雖然到處有着紅紅綠綠的洋菊，但那都是沒有芳香的，更沒有我所聞到的那種清妙的氣味。這樣蘭花似的淡淡的香氣，究竟是從什麼地方飄來的呢？真是怪事。這香味是到處可以聞到的，站在上議院前面的 Basin 旁可以聞到，坐在喬治桑 (George Sand) 的彫像旁也可以聞到，甚至走出了公園還可以聞到，跑進了大學圖書館也仍舊聞到。這簡直把我弄得糊塗了，我疑心我的鼻子出了毛病，我以為自己瘋了。我這一整天都沒得到安寧。晚邊下了課，跑到冰之那裏去看她，把這事講給她聽了，她起初祇微笑着，什麼話也不說。到後來才狡滑地眯着我身上的秋外套嘆味一聲說道：『你怎麼到今天才聞到呢！』

天！我糊塗到這時才領會那香味是從自己的外套上發出來的！我記起了我的外套曾在那裏放過一晚，一定是她給我洒上了一點香水。我趕快把外套脫下來聞聞看，我終於在衣領的夾裏上找到了那幽妙的香味的來源。並且出乎意外的是：我那外套的夾裏上有許多脫了線的地方都已修整完好。我這時的喜悅和感激是沒有言語可以形容的，我覺得自己從那時起百倍的愛着那香水的主人。

據冰之說，那小瓶香水是祇化了一個馬克從德國買來的。實在也並不是什麼高貴的香水。但氣味可真清妙到了極點。並且說來是沒有人肯信的，在以後的四五年裏，每個秋天我把那外套從箱裏取出時，起初雖祇聞到樟腦的惡臭，但等到樟腦的氣味一散去，淡淡的蘭花似的香水的清芬又流入了我的鼻管，它簡直像是永不會有消散的一天。

現在，一切愉快的時光雖已和那香水的主人一同去得遙遠，但那少女的一點柔情，卻悠久地記在我的心上，每次穿上那外套，嗅着外套上的飄渺的香味，我便彷彿

佛覺得冰之坐在我的身邊。

而現在又到了須要再穿上那秋外套的時候了……

## 瑣憶

翻着最近由法國寄來的畫報，見到勒勃侖總統遊地城時，市長 Gaston Gerard 氏和當地官紳出迎的攝影，不禁使我憶起了一些往事。

地城 (Dijon) 是以前布爾哥涅 (Bourgogne) 公國的首都，現爲介在巴黎與里昂之間的一個大學城市，十八世紀大思想家盧梭就是以一篇關於科學與藝術的論文，得着這裏博學院的獎金而一舉成名的。這裏離巴黎祇有四小時的火車距離，交通既很利便，地方又極幽靜，實在是最宜埋頭用功的地方。我初到法國時，曾在這裏住過，那容我下榻過一年的古樸的修道院，那在黃昏中堆滿暮鴉的 St-Michel

教堂，那古木參天的公園，那些和藹的居民，都永遠銘刻在我的腦裏，而尤其使我要終身懷着感激和痛惜的情緒去回憶這一切的原因是：我在這裏認識了亡妻冰。布爾哥涅是世界有名葡萄酒的產地，每年夏季，地城市長照例要邀請在那裏的外國學生到公爵府——市政廳去飲一回葡萄酒，大概聯歡之中，還寓得有宣傳的意思。

當我們在那邊的時候，做着國會議員並時常加入內閣的 Gaston Gerard 先生已經連續任過二十多年的市長了。我記得也是像現在這樣的一個熱天，我們被邀進了古舊的公爵府的廣廳。幾條長案上擺滿了用玻璃杯盛着的紅色葡萄酒。五十左右，還是滿頭黑髮，顯得非常壯健的 Gaston Gerard 先生，和這個那個握了一回手，使出在國會和人辯難的那種洪亮的語聲演說了一通，隨後便請我們痛飲。

那天參與這盛會的中國人，男的祇我一個，女的除冰之外，還有我的一位同鄉 S 女士。我和冰之那時雖還祇是尋常的朋友，但我的「私衷」似乎沒有瞞得過 S



女士那種女性特有的銳敏的感覺。當 Gaston Gerard 先生殷勤地勸我們乾杯時，S 女士便含笑向那飲了一半，已經而泛紅色，對着酒杯躊躇不決的，她的同伴說：

——你可請黎先生替你分去一點喲！

我聽着這話暗暗一驚，窺見冰之伴怒地看了 S 女士一眼，她那早已微暈的容顏，不覺羞的更紅了。

我當時雖覺 S 女士的話稍稍唐突，但心裏卻很高興，和鄰座一個德國朋友碰着杯，連罄數巨觥，回到宿舍時竟是酩酊大醉了。

時候相隔並沒幾年，Gaston Gerard 先生仍舊在做着地城市長，看畫報上他的照片，還是滿頭黑髮，壯健依然，而冰之長逝，化爲異物，再不能和我一同對着這畫報來追憶往迹了，如果梅特靈的靈魂不滅的話果然靠得住時，我想冰之此時一定比我更加悲愴。

在國內外亂跑了十多年後，每次得着故鄉親友的信息，便不覺有着「去日兒童皆長大，昔時親友半凋零」那樣回到了故鄉似的蒼涼的懷舊之情。但今天接讀表弟倚虹第一次來信時，卻在這樣蒼涼的懷舊之情以外，更添上一種切身的哀戚。

倚虹是我三個舅母中最先死去的大舅母的兒子。他出世時，我已在城裏的「洋學堂」念書了。每次趁着假期到外婆家去頑耍，幾位舅母要我抱抱她們的孩子，我總不大情願，生怕給屎尿弄髒了衣裳。祇有大舅母的倚虹，卻是例外。

這小孩實在牛得伶俐可愛：眉清目秀，皮膚紅潤，臉上輕易看不到鼻涕和眼淚，抱在懷裏一直是靜靜的，顯得非常柔順。你如果把手指在他的嘴上輕輕地點一點，他便報給你一個可愛的微笑，有時還把身子聳跳起來，表示歡迎着你的撫弄。

這樣的孩子，誰不喜歡呢！我是常常抱着他在清晨的塘岸，呼吸着草木的芳香，

在薄暮的禾場，眺望着雲霞的變幻，不知不覺地，抱下來就是一兩個鐘頭。

許是因爲我歡喜倚虹的緣故罷，大舅母對我也非常關切，每去一趟，總要送我很多東西；在我們鄉下，稍有飯吃的人家的子弟，多是早婚的，我那時雖還止十三四歲，大舅母卻似乎覺得已經到了應當成家的年齡了，常是笑着說：『下次來時，是必須帶着新娘子來的喇！沒有新娘子同來，不准進屋呢！』

但大舅母始終沒有看見我把「新娘子」帶去過；當倚虹才滿四歲時，她便患着癆病去世了。

我在開始浪遊，離去故鄉的前幾日，會到外婆家去辭行過，那時受着祖母撫養的倚虹，還同從前一樣伶俐，柔順，見着我也很會親熱。不過，我總覺得這小小的孤兒，鬢笑之間，都有着一個捉摸不定的寂寞的暗影。

『虹的媽媽呢？』某天牽着他在屋前敞坪上閑步着，低低地問他。

『媽媽死了。』他指着左近的一座土山說，『啦，埋在那裏。』

他說這話時，我不知道他幼稚的心裏想着什麼，但那陰鬱的神情，實在使我暗傷，險些兒眼淚都要掉下來了。

從那次以後，我便不會再見過他。一別十多年，這小小的孤兒居然長大成人，來信說已在一個衙門中幹着差事糊口了。沒有母親管顧的兒子，居然能够掙扎着生活下來，這原是可喜的事情；但使我慘戚的是：我自己的兒子生下來就陷入了倚虹那樣「失恃」的惡運。現在雖是還不能說話的十幾月的嬰孩，我抱着他問他的媽在那裏時，卻已懂得用小手指着壁上的妻的遺影，漠然地說「啦！」

在這時代，生活也實在不是容易的事情，願妻有靈，保佑我們的孩子，能够像倚虹一樣掙扎着長大成人！

## 崇高的母性

辛辛苦苦在外國念了幾年書回來，正想做點事情的時候，卻忽然莫名其妙地病了，妻心裏的懊惱，抑鬱，真是難以言傳的。

睡了將近一個月，妻自己和我都不曾想到那是有了小孩。我們完全沒有料到他會來得那麼迅速。

最初從醫生口中聽到這消息時，我可真的有點慌急了，這正像自己的陣勢還沒有掘好，敵人就已跑來挑戰一樣。可是回過頭去看妻時，她正在窺伺着我的臉色，彼此的眼光一碰到，她便紅着臉把頭轉過一邊；但就在這閃電似的一瞥中，我已看到她是不單沒有一點怨恨，還簡直顯露出喜悅。

『啊，她倒高興有小孩呢！』我心裏這樣想，感覺着幾分詫異。

從此，妻就安心地調養着，一句怨話也沒有；還恐怕我不歡迎孩子，時常拿話安慰我：

『一個小孩是沒有關係的，以後斷不再生了。』

妻是向來愛潔的，這以後就洗滌得更勤；起居一切都格外謹慎，每天還規定了時間散步。一句話，她是從來不曾這樣注重過自己的身體。她雖不說，但我卻知道，即使一飲一食，一舉一動，她都顧慮着腹內的小孩。

肚子一天天大起來，她所有的洋服都小了，從前那樣愛美的她，現在卻穿着一點樣子也沒有的寬大的中國衣裳，在霞飛路那樣熱鬧的街道上悠然地走着，一點也不感覺着侷促。

有些生過小孩的女人，勸她用帶子在肚上勒一勒，免得孩子長得太大，將來難於生產，但她卻固執地不肯，她寧願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險，也不願妨害那沒有出世的小東西的發育。

妻從小就失了怙恃，我呢，雖然父母全在，但卻遠遠地隔着萬重山水。因此，凡是小孩生下時需用的一切，全得由兩個沒有經驗的青年去預備。我那時正在一個外國通訊社做記者，整天忙碌着，很少功夫管到家裏的事情，於是妻便請教着那些做過母親的女人，悄悄地預備這樣，預備那樣。還怕裁縫做的小衣給初生的嬰孩穿着不舒服，竟買了一些軟和的料子，自己別出心裁地縫製起來。小帽小鞋等件，不用說都是她一手做出的。看着她那樣熱心地，愉快地做着這些瑣事，任何人都不會相信這是一個在外國大學受過教育的女子。

醫院是在分娩前四五個月就已定好了，我們恐怕私人醫院不可靠，這是一個很大的公立醫院。這醫院的產科主任是一個和善的美國女人。因為妻能說流暢的英語，每次到醫院去看時，總是由主任親自診察，而又診察得那麼仔細！這美國女人並且答應將來妻去生產時，由她親自收生。

因此，每次由醫院回來，妻便現得更加寬慰，更加高興。她是一心一意等着做

母親。有時孩子在肚內動得太厲害，我聽到妻說難過，不免繃着眉說：

『怎麼還沒生下地就吵得這樣兇！』

妻卻立刻忘了自己的痛苦，帶着慈母偏護劣子的神情，回答我道：

『像你囉！』

臨盆的時期終於伴着嚴冬迫來了。我這時卻因為退出了外國通訊社，接編了一個報紙的副刊，忙得格外兇。

現在我還分明地記得：十二月廿五那晚，十二點過後，我由報館回家時，妻正在燈下焦急地等待着我。一見面她便告訴我小孩怕要出生了，因為她這天下午身上有了血跡。她自己和小孩的東西，都已收拾在一隻大皮箱裏。她是在等我回來商量要不要上醫院。

雖是臨到了那樣性命交關的時候，她卻鎮定而又勇敢，說話依舊那麼從容，臉上依舊浮着那麼可愛的微笑。



一點做父親的經驗也沒有的我，自然覺得把她送到醫院裏妥當些。於是立刻僱了汽車，陪她到了預定的醫院。

可是過了一晚，妻還一點動靜都沒有，而我在報館的職務是沒人替代的，祇好叫女僕在醫院裏陪伴着她，自己帶着一顆惶擾不寧的心，照舊上報館工作。臨走時，妻拿着我的手說：

『真不知道會要生下一個什麼樣子的小孩呢！』

妻是最愛漂亮的，我知道她在耽心生下一個醜孩子，引得我不喜歡。我笑着回答：

『祇要你平安，隨便生下一個什麼樣子的小孩，我都喜歡的。』

她聽了這話，用了充滿謝意的眼睛凝視着我，拿法國話對我說道：

——*Oh! merci! tu es bien bon!* (啊！謝謝你！你真好！)

在醫院裏足足住了兩天兩晚，小孩還沒生，妻是簡直等得不耐煩了。直到二十

八日清早，我到醫院時，看護婦才笑嘻嘻地迎着告訴我：小孩已經在夜裏十一點鐘生下了，一個男孩子，大小都平安。

我高興極了，連忙奔到妻所住的病房一看，她正熟睡着，作伴的女僕在一旁打盹。祇一夜功夫，妻的眼眶已凹進了好多，臉色也非常憔悴，一見便知道經過一番很大的掙扎。

不一會，妻便醒來了，睜開眼，看見我立在牀前，便流露一個那樣淒苦而又得意的微笑，鬚髯在對我說：『我已經越過了死線，我已經做着母親了！』

我含着感激的眼淚，吻着她的額髮時，她就低低地問我道：

『看到了小東西沒有？』

我正要去往嬰兒室去看，主任醫師和她的助手——一位中國女醫士，已經捧着小孩進來了。

雖然妻的身體那樣弱，嬰孩倒是頗大的，圓圓的臉盤，兩眼的距離相當闊，樣子

全像妻，

據醫生說，發作之後三個多鐘頭，小孩就下了地，並沒動手術，頭胎能够這樣要算是頂好的。

助產的中國女士還笑着告訴我：

『真有趣！小孩剛剛出來，她自己還在痛得發暈的當兒，便急着問我們五官生得怎樣！』

妻要求醫生把小孩放在她被裏睡一睡。她勉強側起身子，眯着這剛從自己身上出來的，因為怕亮在不息地閃着眼睛的小東西，她完全忘掉了晚來——不，十個月以來的一切苦楚。從那浮現在一張稍稍清瘦的臉上的甜蜜的笑容，我感到她是從來不會那樣開心過。

待到醫生退出之後，妻便談着小孩什麼什麼地方像我。我明白她是希望我能和她一樣愛這小孩的——她不懂得小孩愈像她，我便愛得愈切！

產後，妻的身體一天好一天。從第三天起，醫生便叫看護婦每天把小孩抱來吃兩回奶，說這樣對於產婦和嬰孩都很有利的。瞧着妻靦靦而又不熟練地，但卻異常耐心地，睡在牀上哺着那因為不能暢意吮吸，時而呱呱地哭叫起來的嬰兒的乳，我覺得那是人類最美的圖畫。我和妻都非常快樂。因着這小東西的到來，我們那寂寞的小家庭，以後將充滿生氣。我相信祇要有着這小孩，妻以後任何事情都不會想做的。從前留學時的豪情壯志，已經完全被這種偉大的母愛驅走了。

然而從第五天起，妻卻忽然發熱起來。產後發熱原是最危險的事，但那時我和妻都一點不明白，我們是那樣信賴醫院和醫生，我們絕料不到會出毛病的。直到發熱的第六天，方才知病人再不能留在那樣庸劣的醫生手裏，非搬出醫院另想辦法不可。

從發熱以來，妻便沒有再喂小孩的奶，讓他睡在嬰兒室裏吃着牛乳。嬰兒室和妻所住的病房相隔不過幾間房子，那裏面一排排幾十隻搖籃，睡着全院所有的嬰

孩。就在妻出院的前一小時，大概是上午八點鐘罷，我正和女僕在清着東西，雖然熱度很高，但神志仍舊非常清楚的妻，忽然帶着驚恐的臉色，從枕上側耳傾聽着，隨後用了沒有氣力的聲音對我說道：

『我聽到那小東西在哭呢，去看看他怎麼弄的啦！』

我留神一下，果然聽着遙遠的孩子的啼聲。跑到嬰兒室一看，門微開着，裏面一個看護婦也沒有，所有的搖籃都是空的，就祇剩下一個嬰孩在狂哭着，這正是我們的孩子。因為這時恰是吃奶的時間，看護婦把所有的孩子一個一個地送到各人的母親身邊吃奶去了，而我們的孩子是吃牛乳的，看護婦要等別的孩子吃飽了，抱回來之後，才肯喂他。

看到這最早便受到人類的不平的待遇，滿臉通紅，沒命地哭着的自己的孩子，再想到那在危篤中的母親的銳敏的聽覺，我的心是碎了的。然而有什麼辦法呢？我先得努力救那垂危的母親。我祇好欺騙妻說那是別人的一個生病的孩子在哭着。

我狠心地把自己的孩子留在那些像虎狼一般殘忍的看護婦的手中，用病院的救護車把妻搬回了家裏。

雖然請了好幾個名醫診治，但妻的病勢是愈加沉重了。大部分時間昏睡着，稍許清楚的時候，便記望着孩子。我自己也知道孩子留在醫院裏非常危險，但家裏沒有人照料，要接回也是不可能的，真不知要怎麼辦。後來幸而有一個相熟的太太，答應暫時替我們養一養。

孩子是在妻回家後第三天接出醫院的，因為餓得太兇，哭得太多的緣故，已經瘦得不成樣子，兩眼也不靈活了。連哭的氣力都沒有，祇會乾嘶着。並且身和兩腿生滿了濕瘡。

病得那樣厲害的妻，把兩顆深陷的眼睛睜得大大的，將抱近病牀的孩子凝視了好一會，隨後緩緩地說道：

「這不是我的孩子啊……醫院裏把我的孩子換了啊……我的孩子不是這

副吳相啊……」

我確信孩子並沒有換掉，不過被醫院裏糟塌到這樣子罷了。可是無論怎樣解釋，妻是不肯相信的。她發燒得太厲害，這時連悲哀的感覺也失掉了，祇是冷冷地否認着。

因為在醫院裏起病的六天內，完全沒有受到適當的醫治，妻的病是無可救藥了，所有請去的醫生都搖頭着，打針服藥，全祇是盡人事。

在四十一二度的高熱下，妻什麼都糊塗了，但卻知道她已有一個孩子；她什麼人都忘記了，但卻沒有忘記她的初生的愛兒。她作着嚙語時，旁的什麼都不說，就祇喃喃地叫着：『阿田！田田！弟弟！』大概因為她自己嘴裏乾得難過罷，她使連想到她的孩子也許口渴了，她有聲沒氣地，反覆地說着：

『田田嘴乾啦！叫娘姨喂點牛奶給他吃罷！……弟弟口渴啦！叫娘姨倒點開水給他吃罷！』

妻是從來不曾有過叫喊「囡囡」「弟弟」「阿囡」那樣的經驗的，我自己也從來不曾聽到她說出這類名字，可是現在她卻這樣熟稔地，自然地念着這些對於小孩的親愛的稱呼，就像已經做過幾十年的母親一樣——不，世間再沒有第二個母親會把這類名稱念得像她那樣溫柔動人的！

不可避免的瞬間終於到來了！一月十四日早上，妻在我的臂上斷了呼吸。然而呼吸斷了以後，她的兩眼還是茫然地睜開着。直待我輕輕地吻着她的眼皮，在她的耳邊說了許多安慰的話，叫她放心着，不要記罪孩子，我一定盡力把他養大，她方才瞑目逝去。

可是過了一會，我忽然發現她的眼角上每一面掛着一顆很大的晶瑩的淚珠。我在殯儀館的人到來之前，悄悄地把它們拭去了。我知道妻這兩顆眼淚也是爲了她的「阿囡」「弟弟」流下的！



## 花與樹

一月不去的園子，這天偶然帶着孩子去頑頑，一入門，便覺景象全非，早些日子，還那樣鬱鬱葱葱的林木，現在大都祇剩下瘦削的枝桠；有幾株楓樹，雖還掛着一些枯黃的葉子，但被初冬的寒風搖着，它們的生命也真是不絕如縷。踏上草坪，焦褐的淺草在你的腳下淒響；行過荷塘，枯禿的荷梗在你的面前抖戰。到處都使人感到蕭條，冷落。

我一面跟着孩子在淡淡的陽光下走着。一面想起才入中年的自己，在飽嘗世味的今日，心裏也真像這園中的林木一般蕭條，冷落。人生原極短促，而我更像被人抽去了中間的一段，不會多多感到夏的繁榮，秋的絢爛，便已達到了陰暗寒冷的冬日。

但孩子是充滿生氣的，即使在這樣凋零的環境裏，他也還是隨處跳着，笑着。他看到一株蒼翠的松樹下面開着一叢鮮艷的菊花，便像在這荒涼的園中發見了什麼奇景似的，拍着手叫說：『花！花！』跑到松樹下把菊花撫弄了一會，大概是感着松比菊高的緣故罷，竟會指着松樹說：『爸爸是樹，』又指着菊花說：『囡囡是花。』

我心裏一跳：『這倒是很有意思的比喻呀！』忍不住把小孩抱在懷裏狂吻。同時記起了 Maupassant 的名著『Une vie』的主要人物 Jeanne 經歷了人生種種幻滅的苦痛後，在把生下來沒有幾天便死了母親的孫兒接回家來的途中：『突然一種可愛的微溫，一種生命的熱，透過她的袍子，傳到她的腿上，侵入她的肉裏，這是那睡在她膝上的小東西的熱。』本已無多生意的我的心裏，這時也從孩子身上感到了『一種可愛的微溫，一種生命的熱。』Une vie 的結論不錯：『人生是既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麼好，也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麼壞。』

我是但願如孩子的話，做一株耐寒的松樹，掩護着那鮮艷的菊花。

## 人頭稅帖

實在說，在法國幾年的留學期間，我並沒有遇到多少現在必需抱着憎惡之念去回想的事情。這一半是因爲我有些癖氣和西洋人很相近——例如愛清潔，守秩序等等，招致侮辱的機會較少；另一半則是因爲法國人都頗滑頭，骨子裏雖然瞧你不起，但外表總是笑嘻嘻的，不肯使人過分難堪。

然而有一樣東西卻終於留給我很壞的印象，當時雖也受到我的詛咒，可是後來回想起來，更使我非常恨惡。這是什麼東西呢？是外國人必得隨身帶着的一「身份證明書」(Carte d'identité)。

凡是到過那邊的人都知道，下車伊始，第一要緊的事就是辦這張Carte d'identité。辦這東西的手續是很麻煩的：要護照，要領事館的證明書，要房東的證明書，

要照片，倘使你是學生而又想省下八十佛郎的費用時（照章學生納費二十佛郎，其他的人則要一百）那麽還得附上一張學校的證明書。好容易把這張東西領到了手，那麽你還得時刻留意，出門時必需帶在袋裏，因為不論什麼地方，警察有向你查閱的權利，拿不出時會要發生麻煩的。你搬一回家，便得把這張東西送到管轄舊居的警察署蓋章登記，又送到管轄新居的警察署蓋章登記。總而言之，這張東西成了你的靈魂，你沒有牠便不能生活。

因為我歡喜走動，就是長居在一個城裏，也歡喜時常遷移寓所（目的是想多見識一點法國人的家庭生活），所以我個人平日為這張撈什子耗去的精力和時間，真是無法數計。但單是這樣的小麻煩也還可以容忍；最討厭的是它每年要給你一次大麻煩——每年要掉換一次。

假使你是住在小城裏，遇着這每年一次的大麻煩，也還容易對付；但如果不幸你是住在巴黎及 Seine 省境的話，那可真真要命！我自己就吃了幾回大苦。

說來沒人肯信，我有一回爲着掉換身份證明書，曾經挨了兩天的餓，——兩天沒有吃到午飯！我一早起身，匆匆地吃過點心便往警察廳跑去，總以爲不會要多少時間等候了，那知別人比你更早，警察廳的幾層樓梯上，院子裏，以至頭門外都擠滿了形形色色的老少男女，他們都是外國人，都同你一樣要在這個時期掉換他們的身份證明書。有什麼辦法呢？你祇好挨在他們的屁股後面等待着。三四個一排的隊伍進行得那麼慢，有時你站了半個鐘頭還沒移動一步，好容易進了頭門，進了內院，上了扶梯，一層，兩層，看看快要挨近辦事人的櫃台了，然而這時早已傍晚。辦事員散工的時間已到，他們是不會爲你延長一秒鐘的，你祇好帶着餓癟的肚子和酸痛的腿，疲倦得要死地轉回家來，預備明天更早地起來再去重演那同樣的一套！

你怨誰？巴黎和 Seine 省境的外國人有若干萬呢！有些工人受着扣除工錢的損失，從工廠裏告了假來辦這張撈什子，不也同你一樣廢然而返，預備明天再損失一天工錢捲土重來？有些年青的母親，連小孩子也得帶來驗明正身登記，左提右抱

的，不比你更苦？你是學生，你在時間和精力的損失外，物質上的損失祇有二十佛郎；而那些工人和小販卻得繳出一百佛郎的血汗，這數目在他們是多麼鉅大！這事似乎對所有的外國人都是一樣的，又不是單單給你中國人的一種侮辱，你有什麼好怨的？

是的，我當時也確乎是這樣想，這東西雖是麻煩，討厭，然而這並不是什麼侮辱。在外國究竟不比在家裏自由，有些麻煩是不能免的。因為這樣想着，我才有勇氣把我的 *Carte d'identité* 在巴黎警察廳一換再換。

可是當我後來經過西貢回國的時候，我卻有機會對於這所謂「身份證明書」得着另一種認識：

事情是這樣的：

法國郵船照例要在西貢停泊四天。這四天實在不好受，尤其是三等艙的乘客，起重機晝夜在你的頭上隆隆響着，狹小的房間熱得要命，並且比印度洋的風浪還

可怕的是西貢河裏的蚊子，你的皮膚給那樣蚊子叮一下便立刻紅腫起來，以後船抵上海時，也許還不會消退。一班窮學生沒有錢，上岸開旅館，除掉晚上沒有辦法一定要留在房內給蚊子吮吸外，白天總是在岸上瞎跑，逃避船上的暴熱和起重機的喧騷。

西貢唯一可走的地方是植物園 (*Jardin botanique*)。尤其是在歐洲住了幾時回來的人，一到那裏聞着荷花的香味，你便會立刻有着回到了故鄉似的親切之感。所以我們在船泊西貢的四天裏，每天都要到植物園去坐許久。

碼頭離開植物園頗有一段路。在熱帶的天空下，人是差不多走幾步路便想喝一杯水的。因此，我們有一天在快近植物園的馬路上遇着一個賣冰汽水的小商人時，都非常高興，一齊跑了近去。

這小商人是一個跛子。面孔很黃，很瘦。眼眶深深地凹陷着，衣服也很破舊，你一眼望去，便可瞧出他的生活的慘苦。然而他卻並不貪利，他的冰淇淋賣得真廉：兩個

銅板一杯！

雖也想到那樣的冰淇淋吃了或許會壞肚子，然而大家口喝着，仍舊要吃。

當我們一行人喧笑着吃着冰淇淋時，這小商人竟和我們攀談起來。原來這是一位廣東老鄉！雖然我們裏面沒有人能說廣東話，他也不會說普通話，但彼此勉強着，也還能够通意。他先向我們打聽了一些祖國的事情，問某處是不是還在打仗，某要人和他的一羣皇親國戚是不是還在當權等等，他對於祖國的事情好像非常關切的樣子。隨後我們便也問他在國外生活如何，有沒有儲蓄。

他聽了我們的問話，立刻發出一串「慘！慘！慘！」的歎息，接着便告訴我們：他來西貢已經十多年，起始在米行做了幾年夥計，後來自己擺設水果攤，都沒有賺到錢。現在生意越發難做，連水果攤也支持不下，只好賣賣冰水換碗粥吃。我們裏面有人問他爲什麼不回國去，他便說原是因爲國內沒有日子過才跑來外國，現在國內情形既比以前更壞，回去祇有死路一條，所以無論如何也不敢回去；而況回去也不易，



一家數口那裏來的路費呢？

隨後他又告訴我們：法國人對他們的壓迫是一年比一年厲害，行動什麼，都不自由，而且稅額很大，連像他這樣做小生意的人，一個月頂多掙到十多塊錢，給一家吃飯還不夠，每年也要繳納三十塊錢的人頭稅。

「人頭稅！」我們都覺得這名字又新鮮又難聽。

「是啦！人頭稅。慘慘慘真慘！一年要三十塊錢！」他這麼說着，同時使從圍肚裏掏出一張用紙頭珍重包藏着的字據給我們看，他說那是行動不能離身的「人頭稅帖」，那東西是遺失不得的，遺失了便要坐牢。

我們把所謂「人頭稅帖」接過來一看，這是一枚紙張粗糙，印刷惡劣的官樣文章。那上面有着小商人的五個指頭的螺紋的墨印。說是稅帖，但這辦法卻明明是  
把納稅者不當作人看待的。每年繳納了三十塊安南錢（合成佛郎是整整三百）  
的重稅，還要打上這樣可恥的指印，真也算得「慘慘慘」！那稅帖上雖也用得有幾

個似通非通的中國字，但大部分是用的法文，而最使我們觸目驚心的是那上面也印得有 *Carte d'identité* 幾個大字。

原來「人頭稅帖」就是 *Carte d'identité*！

原來 *Carte d'identité* 就是「人頭稅帖！」

這樣看來，我們在法國繳了幾年人頭稅還不自知呢！不同的祇是我們的稅帖印得比較客氣一點，我們沒有在那上面印過指紋，並且稅額也較輕。

於是我記起在巴黎警察廳整天餓着肚皮排隊去繳人頭稅的外國人，都是一些衣裳襤褸的工人和商販。他們的言語都非常難懂，好像都是文化落後的小國人民。我不單沒有在那裏看到一個服飾高雅的英美紳士，連日本人都從來沒有遇見過。我想他們也許不要人頭稅，也許另有辦法，總之，是決不致於像我們一樣苦惱，一樣委屈的。

因此我一回憶到我在法國的 *Carte d'identité*，便隱約聽到在西貢遇着的那

位廣東同胞的「慘慘慘」的叫聲，我的憎惡之情是比受着它的麻煩的當時還要昂奮萬倍。

## 郎特萊絲夫人

在和我相熟的一些法國人裏面，郎特萊絲夫人算得最可懷念的一個。

認識這位無名女詩人，是我在法國度過的第二個冬季的事。那時我住在楓丹白露（Fontainebleau）的加洛公學（Collège Carnot）。楓丹白露是和凡爾賽一樣世界知名的處所，凡是到過那邊的人，永遠不會忘記它的幽邃的森林，壯麗的宮殿。我因為這地方的景物既異常優美，而加洛公學的費用又特別便宜，便想在這裏就攔半年，補習一點文學方面的功課。

剛去時，正是十月初間，天氣十分爽朗，學校的大門正對森林，每天下了課，在樹底下踱着，看看天上的白雲，身邊的黃葉，那日子是過得非常愉快的。

可是，不久，嚴冬來了，茂密，絢爛的林子，漸漸蕭條下去，等到所有的樹木都祇剩

了枯突的杈枒，而無際的叢林竟如煙如霧，成了迷茫的一片時，學校的生活也就灰暗，陰慘得厲害。

有一天薄暮，我由市上的咖啡店裏出來，獨自向學校走去，在冷風寒月底下，看到兩旁精緻小巧的別莊，都燈光明媚，人語依稀，不禁想起家居圍爐之樂；忽而覺得倘有機會到這樣的人家去寄居寄食，完全成爲他們家庭的一員，那該多麼幸福啊？然而我知道這祇是夢想：因爲這城裏的居民，除掉許多優遊林下的闊人不算外，其餘也都是頗爲寬裕的小有產者，他們的房子即使有得多，也不會拿來租人的，尤其是像我一樣的外國人。並且，縱或找到那樣的人家，他們所要求的膳宿費，也決不是一個窮學生所能擔負的，所以當時雖在那些別莊外面蹀躞了好久，卻並沒希望自己的幻夢會成事實。

然而世界上有些事情真也湊巧，就在第二天，我便收到一個僅祇在巴黎會過兩面的，在東方語言學校研究中國語言的法國青年的來信。他說從某君處聽到我

在楓丹白露，而他恰好有一個姑母住在這邊，這是一位 *femme de lettres*（女流文學家），對於愛好文藝的我，一定能够感覺興味，希望我有功夫到她家裏去談談，我已替我去函介紹。

於是當天下課後，我便多少懷了一點好奇心，帶着這位法國朋友的來信，去訪問他介紹給我的瑪格甲特·郎特萊絲（*Marguerite Lantheires*）夫人。

郎特萊絲夫人住在行宮御苑後面一條冷僻的街道 *Rue d'Avon*。這天天氣很壞，早上下過雨，下午路全凍了。時候雖不過四五點鐘光景，天已非常昏暗，路上一個行人都沒有。走進街口，便聽到遠遠地傳來了悠揚的鋼琴聲。我一面當心着自己皮鞋在冰上滑倒，一面數着門牌走去，琴聲也就愈聽愈近。等到我在五十五號門牌前面立住時，我已確實斷定那琴聲正是這家人家的樓上發出來的。果然，我把門鈴一按，琴聲便立刻停止了。出來開門的，是一個十七八歲，身上繫着白色圍裙的使女。我把來意說明之後，她便請我在樓下的客廳裏等一等。屋內裝得有 *chauffage*

central, 一進門, 那膩氣的暖氣幾乎使我悶倒。我在一間陳設樸素但卻異常清潔的客廳裏坐了一坐, 便有一個黑頭髮, 高個子的女子走進來, 帶着抱歉的神情對我說, 她的母親今天身體不大舒服, 不能下樓來接待我, 想請我上去談談。

上樓後, 便被引進了耶特萊絲夫人的書室。當時她坐在書桌旁一張大靠椅裏, 看見我去了, 連忙扶着桌子站起來, 和我握手, 告訴我: 她有着筋骨痛的毛病, 氣候壞的時候就發, 行動不大方便。接着她便把屋內另一個褐髮瘦長的青年女人介紹給我, 說那是她的大女兒德尼茲, 又指着引我上樓的黑髮女子對我說, 那是她的次女伊文勒。還有一個三四歲的, 站在褐髮女人身邊的男孩, 是德尼茲的養子。最後她還含笑指着睡在書桌上的一隻大白貓說, 那卻是她的養子咪咪。她一家都在這裏了。

握了一通手, 落坐之後, 我才看清這位女流文人是一個五十多歲的和藹的老太太, 身子和她的兩個女兒一樣高而瘦, 原是黑色的頭髮, 已經混上一半銀絲了, 也和兩個女兒一樣, 沒有剪也沒有燙, 祇是挽着簡單的髻子。鼻上架着一副玳瑁邊的

大眼鏡使人懂得她的樸實的裝束並不含有守舊的意味。

屋裏的佈置很簡單：差不多四壁都是藏書，書架前，這裏那裏擺着幾把沙發椅和小茶几，臨街的窗口攔着一張舊式鋼琴，琴蓋開着，上面置有攤開的琴譜，因為我進去時，德尼茲還坐在琴凳上，所以我可以猜出剛才彈琴的人來。屋子中間是一張大書桌，桌上散放着一些書籍和紙張，看那樣子，在我到來之前，郎特萊絲夫人是正在寫作。

當時她告訴我：她已收到她姪兒的來信，知道有一個喜歡文學的中國青年會來訪她，這使她非常高興。她雖看過許多談論中國的文字，但卻從來沒有和一個中國人說話過。她家裏人客很少，請我以後常去走走，講點美麗的中國物事給她聽聽。隨後東拉西扯，她把我關於去國文學的常識考問了一通之後，又問我在現代作家裏面最愛的是誰。那時我正在念梅特林的戲劇，便信口恭維了幾句，不料這麼一來，恰好迎合了郎特萊絲夫人的意思，因為她是極喜歡梅特林的著作的，當時她



便和我大談梅特林，並把書架上藏有的梅特林的著作的全部指給我，還有梅特林親筆寫給她的幾封信，也叫她的女兒德尼茲尋來給我看了。

在一小時之內，這位老太太，就像和我相識已經十年一樣，什麼話都談。她告訴我：她住在楓丹白露已經五年了。以前她丈夫是離這兒很近的墨朗（Melun）法國銀行支行的行長，所以她們在墨朗住過很久。丈夫一死，她便帶着兩個女兒搬來此地。她自己和她的大女兒德尼茲都是 *Femme de Lettres*，她們常常寫些詩和小說。在巴黎的雜誌和報紙上發表，另外還給兩家書店編點東西，她們已經出過幾本詩集和小說集，但她再三說：單是靠着她們的文筆，那是不能生活的，她們還虧得由她丈夫留下的一點財產，才能在這風景城市過着閑靜的生活。她的次女伊文勒是法學士，原先在巴黎的一個律師事務所做事，後來因為她所賺的既不多，倒要母女分離，便爽性叫她不要做事，回到自己身邊，替她照管家務。

郎特萊斯夫人談話的坦率與親切，真是少見的。看她對於一個初次見面的外

國青年已經這樣和善，那麼對待自己女兒的慈愛也就可想了。瞧着她們一家人的親熱情形，真使我羨慕。

坐得久了，我立起身來告辭，女主人已經握着我的手說過再會了，忽而問我覺得學校的生活怎樣，還過得慣否。我當時便不知不覺地對於學校的飲食和防寒設備表示了一點不滿，同時並把我先一天在街頭想要找一個法國人家寄居的意思說了出來。

郎特萊絲夫人聽了我的歎訴後，毫不躊躇地說道：

『那麼，搬到我們這裏來罷！我們樓上有一間房子，原是預備偶然有客人來住的。但我們的客人並不多，而且即使有誰來了，樓下也還有空房子可以招待。』

那房間就在她的書房對過，她當時便叫伊文勒領着我去看了，雖是小小一點，卻非常精緻。並且窗戶正對着內院，一點聲音都沒有。

這真是想不到的機會！然而我卻躊躇着，爲難起來，郎特萊絲夫人家是用得有

使女的。在法國，這就頗有一點布爾喬亞氣了；而地方又是生活水準比巴黎還高的楓丹白露。雖說那時佛郎很便宜，一塊中國錢可以換到十四五個，但要加入這樣布爾喬亞的家庭，在我終是太過冒險的事情。

『怎樣？就在這兩天搬來罷！和我們一道過  *Noël* ，大家都可以熱鬧一點。』  
郎特萊絲大人看見我沉吟不語，這樣催逼着。那時已是十二月二十邊。

『你的好意，我非常感謝。但請恕我唐突罷：我先想知道這邊的膳宿費用會不會超過我的預算。』我當時祇好這樣毫不客氣地說了。

她聽了這話，望着她兩個女兒笑說道：

『你們看！中國的青年真比我們法國的青年謹慎多了呢！』

她又轉身對我說道：

『請你放心罷！我的房子本來並不租人的，如果我要你來住，那是因為你使我高興的緣故；你搬來後，我會把你看作自己家裏人一樣，我們吃什麼你也吃什麼，我

是不會爲你多添一樣菜的。我自然不能完全不要你的錢，但你把付給學校裏的錢付給我就夠了。」

我當時說那太少了，公立學校和私人家庭情形絕對不同，我是不能憑白叫人吃虧的，

「那麼，你先來住住看，合意不合意，錢的問題以後再談罷，你願意給我多少便給我多少好了。」

這辦法也是我所不能同意的，我倒先想有個決定。於是說來說去，說定每月給她五百佛郎，一切都包括在內。這數目也是我自己提出的。

在耶誕節的前兩天，我便搬進了郎特萊絲夫人的家裏。

我那小小的房間真使我意外的滿意。室內除掉一榻一櫃一桌和兩把沙發椅之外，還有一個廢棄了的壁爐的大理石爐框，可以給我堆置書籍。晝夜不停的熱水

櫃是那樣溫暖，外面雖在下雪，我在房裏卻祇能穿着襯衫工作，晚上也祇能蓋上一條薄薄的毛氈，這和在公學裏面穿着大衣還凍得發抖的情形比起來，真有天上人間之感！

郎特萊絲夫人家裏的事情是完全由她的次女經營的，早上七點鐘光景（這是我自己定下的時間，）伊文勒小姐便在我的房門上輕輕地敲兩下，告訴我洗臉的熱水已經拿來了。等我下牀把熱水和隔夜放在門外而現在已經擦得閃亮的皮鞋拿進來之後，一會兒又有人從房門底下的縫隙裏塞進一份報紙，並告訴我早點已經放在門外了。於是，打開房門我便看到一隻小小的几子，几上擱着一隻銅盤，盤裏是一壺咖啡，一瓶牛乳，一罐方塊糖，一碟塗着牛油的麵包，有時還有幾片火腿或一盤炒蛋。我把早點拿到房裏吃過之後，有課的時候便往學校上課，沒有課的時候便往園子裏散步，下雨落雪的時候也得到樓下客廳裏坐坐，好讓使女有機會去收拾我的房間。

午飯是和郎特萊絲夫人一家人同吃的，飯後，在女主人的書房裏喝一杯咖啡，談一會閑天，然後再回自己的房裏工作。下午四點鐘有一次點心，和早餐一樣放在我的房門外面，盤裏的東西也大致和早上相同，不過在盛咖啡的杯裏換上了紅茶罷了。晚飯和午飯一樣在樓下的餐室裏同吃，飯後略談一談便大家握手道着晚安，分別回房。郎特萊絲一家人都睡得很早的，但我在晚餐後大概還要看兩個鐘頭書才睡。

生活的舒服與寧靜，在我留學法國的幾年裏，大概再沒有第二個時期可以和在郎特萊絲夫人家度過的幾月相比的。飲食的良好算不得什麼，最不易得的是女主人和她一家子對於一個外國學生的不變的慇懃。她們不單盡力避免一切能够使你不开的事情，並且還時時盡力使你愉快。每次大家聚在一塊的時候，女主人決不會使你感覺無話可說；就是有生客在座，她也時時照顧到你，造成一種自然的空氣，給你以發言的機會，不會讓你受到冷落和拘束。如果你偶有不豫之色，她便會尋

根究底，問你是不是身體不好，或是收到了不吉的家信，用着種種方法使你恢復笑容才止。在外國的中國學生是最怕被人輕視的，然而我在郎特萊絲夫人家裏卻不會聽到半句使我的自尊心受着打擊的話語，雖然我們常常談着政治問題，中國和列強的糾紛等等。祇有一次，郎特萊絲夫人在和德尼茲談着什麼的時候，無意中使用了 *chinoiserie*（中國人似的繁文縟節）一語，經她的女兒提醒了，她笑着轉過身來，對我不知道了多少次歉。

一個化了高價在外國留學的青年，比她本國的學生心情來得緊張，這一點大概是郎特萊絲夫人不能了解的。她看見我整天看書，總覺我用功過度。她自己偶然出去散步時必定邀我一路，那是不用說的了；遇到她的女兒德尼茲帶着那從孤兒院抱來的養子到樹林裏面去頑時，她也叫我同去。有一次我藉故推辭着，她竟至親自跑來把我的書奪去，推着我說：

「去！去！這對於你的身體有益呢。你念書的日子還多啦。等到了我這樣年齡再

這麼用功不遲！』

郎特萊絲夫人是不單把我當作自己家裏人一樣，並且她還把我看成了一個小孩。在她家裏，我是的確忘記了異國的鄉愁，遠人的別恨。

有兩宗小事，特別可以見到這位女詩人的舉動耐人回想。

一宗是她在耶穌誕節夜給我的祝語。

我搬到她家裏的第三天就是Noël。以前我在日本時，每次租到一個新的「貸間」，照例總買一兩圓禮物送給房東，而結果是的確得着較好的待遇。根據這寶貴的經驗，我使趁着 Noël 的機會，買了二十佛郎的糖果送給郎特萊絲家的唯一的小孩，德尼茲的養子。我這舉動似乎很使她們高興，但我卻料不到她們會答禮得那樣快的。聖誕節夜的飯食當然特別豐盛，飯後談笑了一會，當我和她們道別轉回自己的房子時，我卻發見我的桌上有一個紙包，解開一看，裏面是一個紙匣盛着一隻精緻的玻璃墨水壺，壺裏面附着一方折得小小的紙頭，那上面有郎特萊絲夫人親



筆寫的這樣的兩句法文：

Que cette soirée de Noël passée en France vous porte bonheur!

Lorsque vous serez retourné dans votre pays, qu'elle vous rappelle que vous avez trouvé ici des amis!

(希望這在法蘭西度過的聖誕節夜能給你幸福!希望當你轉回故國時,它能使你記起曾在這兒得到過一些朋友!)

另一宗便是她在我二十五歲的那天,倒回去給我做了一個二十歲的生日。

這事說來是頗爲曲折的:凡是在法國的外國人,每個人身上都有一個 Carte d'identité (居留證),那上面填着自己的姓名,籍貫,職業,出生的年月日以及父母的姓名等。每搬一次家,不單自己要將這東西送到當地的警察局去登記蓋印,同時

房東也要把它抄錄一通，到警察局去呈報。那時我的居留證上出生的年月日一項，給最初填發那份居留證的警廳職員弄錯了，原是應當寫作一九〇四年某月某日的，他卻寫作一九〇九年某月某日，少算了幾年：對於我並沒有害處，我自然不會拿去要求改正，卻不料郎特萊絲夫人在抄錄我的居留證時，竟把那錯誤的年月日記下了。

於是在一九二九年春天的某一個早晨，我在照例放在門外的早餐盤裏發見郎特萊絲夫人寫給我的一封信，信壳是沒有封口的，裏面有一枚金邊硬卡是這樣寫着：

—, —, 1929

Toute la famille Lantoirés se réunit pour souhaiter à Monsieur Li  
une heureuse vingtième année.

Audner de ce soir, on partagera en son honneur un gâteau, et on boira à sa santé et à son bonheur.

(一九二九年某月某日。郎特萊絲全家祝福黎先生的二十生辰。今天晚飯時，我們將略備酒點，慶賀他的健康與幸福。)

原來一直到現在，郎特萊絲夫人把我看做了一個不滿二十歲的孩子！這也難怪，要一個西洋人看出中國人的年齡來，那是不容易的事情。許多法國青年，在十八九歲已經長着滿臉鬍子了，我那時既沒有鬍子，又不曾經過大憂患，頭髮一根也沒少，紅潤的面孔也許的確使我現得比實有的年紀少年了些。

照道理，我是應當把居留證上的錯誤解釋給她聽的，但我想她也許很看重在那二十的整數上。人家既是那樣細心細意想要使得一個遠國的遊子快樂，我爲什麼偏要去掃她的興呢！因此我當時僅祇對她表示了我的誠懇的謝意，其餘一點也

沒說。

那天晚上大家快快活活地吃過一盆 *huitres* 和一隻烤鵝並啣了幾巡香檳之後，末了果然端上了一隻定製的大點心，白色的奶油在褐色的朱古力的表皮上堆着有 *Heureuse vingt-trois, année*（愉快的二十歲）幾個字。

因為求學的計劃不許我一直登在一個美麗的風景城市，我在郎特萊絲夫人那邊所過的溫暖親切的家庭生活僅祇繼續了四月，然而正是怎樣值得紀念的四月啊，在隨後我還留在法蘭西的三年裏，我們常常通着信，她介紹了好幾個朋友給我，使我得着許多方便。

現在回國又有三年了。在初回來的一年裏，也還和郎特萊絲夫人交換了兩次書簡，後來大概是因為我這一方面生活一天天緊張，疏於作答罷，便漸漸地不通音問了。最近偶然在一個法國文藝刊物上看到寥寥兩行關於瑪格里特·郎特萊絲

的消息說，她有一本新出的詩集，得着某婦人團體的一千佛郎的獎金。這消息真使我非常高興了。一千佛郎雖是毫不足道的數目，然而那小小的榮譽也足爲這在文學上不曾有過偉大的成就，但卻有着一顆善良的心的女詩人的暮年之娛罷。我在這裏真誠地祝福着她的健康。

## 白玫瑰

雖然留學生中許多闊少都非常討厭，但陳總長的兒子小陳卻是例外。第一，他用功，他是研究土木工程；第二，他對人親熱而又爽直，很少公子哥兒的習氣。有了這兩種好處，所以我們同時留學巴黎的時候，交情還不壞。

這天我剛挾着書包從「梭爾彭勒」下課出來，遠遠的看見他立在聖米舍街口一個花灘前，同那賣花女講着什麼，我想：『嚇，小陳這東西在對女人獻殷勤啦！』等我趕上去時，他卻拿着一大把白玫瑰向盧森堡公園那一頭走去。

我加緊幾步，在他肩上拍了一下：

『喂，小陳，那兒去買了這一大把花給誰？總不是送你太太的罷？』

『小陳是前年回國結了婚，去年才帶着女人再來巴黎的。』

『自己人用得着這樣珍貴的花！一個佛郎一朵呢！』小陳和我握着手笑說。

『那麼送給誰的呢？有了太太的人不應該再找女朋友啊！』

『帶着去上墳的。』小陳臉色突然現得嚴肅起來。

『上墳誰的墳？』我吃了一驚。

『你有功夫嗎？』他想了下，『一道去罷，就在攝梯融。有一段「浪漫司」呢。

正好給你做一篇小說材料。』

小陳是和許多理工科的學生一樣，以為凡是念文學的人都寫小說的。但我，小說雖不會寫，一個普通人的好奇心是有的；並且我那時住在奧烈安門，離攝梯融很近，而攝梯融過去就是薔薇村，小陳和他的女人住在那邊，我想陪他到攝梯融聽過他的「浪漫司」後，他定會邀我到他家裏去燒中國飯吃的。

我們一路上到了到薔薇村去的電車。

在路上，小陳並沒有和我談起他的「浪漫司」，我們祇說着一些不相干的事。情沒有好久，電車賣票人便高聲喊着：

『攝梯融！』

我跟着他下了車，走進一個離電車路沒有好遠的公墓。

小陳拿了花領着我彎彎曲曲地走到一座新造的墓前。這墓造得頗爲簡單，但簡單之中卻顯得相當富麗：墳面蓋着一塊長方形的白色大理石，墳後的碑也是白色大理石作的。碑上祇刻着「露易茲·哥達女士安眠處」幾個字。墳前擱着一隻中國製的白磁花瓶，瓶裏有一束殘萎了的花，細看還可認得出是和小陳手裏一樣的白玫瑰。

小陳把萎了的花丟去，將瓶子拿到公墓裏面澆花用的自來水龍頭上洗乾淨了，換上了一瓶清水，然後把帶來的那束白玫瑰虔誠地插在瓶裏。這一切做完之後，他在墳前默立了兩分鐘光景，隨後拉着我的手說：



『走罷！』

我和小陳認識了幾年，從來沒有看見他這麼嚴肅過。瞧着他對死者那樣誠敬的神情，我失了追問他的「浪漫司」的勇氣。我祇悄然地陪了他走着。

我們回到了攝梯融的電車站。他把我拉進站旁一個小咖啡店。我們各人叫了一杯「博爾多」。

小陳拿着那滿滿的一杯葡萄酒，一口氣喝下了，把杯子使勁地向檯上一放道：『好，現在我把這段「浪漫司」講給你聽罷！』

（以下便是小陳向我滔滔說出的故事，我不曾加以任何修改。）

『那時我才來法國不久，大概還祇半年罷，法語說的也不行。』

『有一天，正是像現在這樣的一個初夏的佳日，住在王妃鎮的張濤特地把我從巴黎拉到他那邊鄉下去打網球。我們走進球場時，恰好有幾個中西男女打過球。』

在草地上休息着。男的是伍國華，他是在我父親底下做過參事，到法國來考察什麼的女的一個是老伍的法國夫人，還有兩個是伍夫人的朋友，剛才我們去憑悼過的死者就是其中之一。

『露易茲·哥達那時還不過十五六歲罷，但身材高大，肌肉豐滿，已經是一個成熟的少女。也不曉得是象徵她的美貌呢，抑是象徵她的性格，她的熟人都叫她「白玫瑰。」我最初看到她那天，她身上穿着一件白綢截臂的便衣，腳上穿着白色的短襪和白色的跑鞋，再加上她那白嫩的面孔，的確像是一朵可愛的白玫瑰。』

『一看她的姓「哥達」(Gotta)，你便知道她不是法國人。不錯，她是慕沙里尼執政後才跟着她的父母離開了意大利的。我第一次會到她，瞧見她那黑色的頭髮，黑色的眼珠，聽見她講話時的響亮的音調，便知道她是一個南歐美人。「西方人的體格，東方人的神韻，」這兩句話恰好是指白玫瑰說的。』

『我那時法國話既不行，對於西人社交的風習也不很熟，免不了有幾分靦覷，

雖是一看見露易茲，便覺非常中意，卻無法表示一點殷勤，也不敢有所表示，祇間常望着她默然的笑笑。一任張濤去和她瞎纏。張濤是看見女人便要發瘋的。

「但事情就壞在這一點。她大概把我看做一個謹慎誠篤的少年，而把張濤當作一個靠不住的浮滑男子。我們在球場上還沒玩到兩點鐘，她便在許多地方對張濤表示出冷淡，而對我顯得比較親熱。打過幾盤球，大家都嚷着口渴。張濤自告奮勇，願意到離開球場很遠的鎮上去買啤酒汽水來請客，但他附着一個條件，要白玫瑰和他同去提傘。

「我不和你去。但如果麥歇陳肯去時，我是可以陪他走一轉的。」露易茲竟這樣宣說。我不知道那時張濤怎樣，我自己聽到這樣當衆給予的愛顧，是覺得非常難乎爲情的。但我終於在老伍夫婦等的鼓掌說笑聲中，和露易茲挽着手臂一路往鎮上去了。

「那大真煩得痛快。我把兩杯啤酒喝下肚去後，也漸漸膽壯起來，和露易茲說

了許多閑話。我的一些奇怪的語法，有時使得大家哄笑起來。尤其是白玫瑰，常是天真真的哈哈的笑着，啊，你不知道她笑時她的牙齒是多美！

『隨後，隔不多久，又接連在老伍家和網球場上會到過她幾次。伍夫人還在家裏開着留聲機讓我們跳舞起來。我覺得我和白玫瑰間的友情的進步，是和我的法語的進步一樣迅速的。』

『可是我得在這裏告白：我雖很喜歡白玫瑰，很高興和她玩，甚至還可以說得上有些愛她，但我毫沒有想要和她結婚的意思。那理由是很多的，這裏無須細說。我的意思不過想和她做個親密的朋友，在客中得點安慰。』

『伯露易茲卻另有打算。到現在如果還要懷疑她對我的愛情，那未免辜負死者；然而有些客觀的條件多少可以幫助愛情的長成，似乎也是不能否認的事情。聽說那時白玫瑰的家境很苦，她的父親在一個報館做翻譯，每月祇有兩千佛郎的收入，要養一家人。而我呢，當時省政府每月給我的二十五鎊的官費，換成佛郎就有四

千多；此外，在歐洲一個平常人家的女子，要嫁一個有地位的男人是很不容易的，留學生既大都被看作未來中國的主人，而我又是一個總長的兒子，這事老伍夫婦是早就替我宣傳過的。因這種種原因，我當時在白玫瑰的心眼裏，簡直成了一個董話裏的王子。她下了決心，要做王妃。

『而我還是糊糊塗塗，繼續和她來往。她的父母我也會過，有時他們邀我到他們家裏去頑，有時我也請他們來巴黎吃飯。露易茲自己更常常到我的寓所來看我。我們一同散步，划船，看電影，打網球。我得承認：在一年裏面，她使我成了世間最快樂的男子。』

『但她想要嫁我的心思，卻漸漸顯露出來，在散步的時候，她常是忽然陰鬱起來，凝視着我的兩眼問道：

『「那麼，你有點愛我嗎？」

『「很愛的。」

「那麼……」

「她沒有說出的話，我是知道的，我常以一吻岔開，或連忙提議一宗事情，譬如星期日到楓丹白露的森林裏去，「辟克尼克」之類來解圍。我自己也知道這種行為是近乎卑劣的，處着我那時的境地，既沒有同她結婚的打算，便應當早早和她撒手才是。但我以為她也和許多法國少女一樣，把男女間的關係看得並不那麼嚴重，今天海誓山盟，好得要命，明朝也許會挽着另一個男子散步，和你覷面若不相識的留學生裏面不就有許多人在國外有着非常親蜜的女友，一旦歸國，也就彼此忘卻，並不發生什麼問題嗎？我想我和白玫瑰的關係，是可以像他們一樣的。不幸我的觀察錯誤了，露易茲不是那樣的女子！」

（小陳說到這裏，又叫咖啡店裏的女侍拿來了兩杯「博爾多。」他是越說越昂奮起來了。）

「但最使我現在覺得咎心的，是不該毀壞她的處女身。我和她來往一年多，

有多少機會可以認識她的肉的祕密，我都忍耐過去了，最多祇和她接接吻。可是有一次陪她到凡爾賽去頑，在那可詛咒的「璇宮旅館」裏午餐，喝了一瓶一八八九年的香檳酒，頭腦昏亂起來，忽然起了一個魔鬼的念頭，叫那旅館的 Caracorn 開一間房間給我們休息。兩點鐘後，我們從那旅館出來時，我呢，沮喪欲絕，她呢，新鮮活潑，流過淚的臉上紅豔豔的全是喜氣。她是得到了那久在期待着的勝利了。

「如果我沒馬上離開法國的話，我相信我現在是早和露易茲結了婚的。但就在由凡爾賽回來的第五天，我接到父親的一個快電，說我母親病重，叫我立刻回國。我是下午兩點鐘接到電報的，打開報紙一看，恰好第二天早上有一隻法國郵船由馬賽開往遠東。我把報紙一丟，立刻到銀行取了存款，到領事館辦了護照，當晚便趁着特別快車趕往馬賽。我連出城和露易茲道別的時間都沒有。直待到了馬賽，才匆忙地寫了一封信給她，告訴她：我因母病回國，三個月後就回巴黎。我的書籍衣物，什麼都沒帶，我還請她去替我收羅收羅，仍舊寄在房東那邊。

「但我回到上海時，出乎意外的是：我的母親非常健康着；她的身體比我出國時還胖了好多，那樣子決不像幾星期前曾經患過重病的。向家裏人一問，果然，父親打給我的電報是一個大謊。原來伍國華那昏蛋早幾個月回國了，他在我父親面前討好，把我和白玫瑰做朋友的情形誇張地報告給我父親聽了，父親怕我真要和外國女子結婚，便連忙拍了一個電報把我騙回國來。」

「我在家裏祇住了十多天，便被父親派人把我送到北平舅父家去住。我的舅父就是×將軍，一個非常和藹的老頭兒。他沒有兒子，祇有兩個女兒，我在他家裏客居半年的結果是和他的次女做了親。一切都像早已預定了似的，現在想起來，還覺得有點兒糊塗。結婚後，又在國內耽擱了半年，才帶着家眷再轉回法國。」

「在我回國的一年間，我不曾得着露易茲一個字。我到上海時，寫了兩封信給她，沒有回音。後來在北平又寫了兩封信給她，仍舊得不到消息。這，我後來知道並不是露易茲沒有信給我，而是我父親早就和我舅父商量好，設法把她的來信沒收了。」



但我當時卻沒有料到這一着，我以為白玫瑰是正如我以前所預料過的，和許多不羈的外國女子一樣，已經別有所戀，把我忘了。因為這樣，我和我的表妹結婚時，並沒有感到什麼良心上的譴責。

「但這種良心上的譴責不久就會來的。」我回到巴黎的時候，張濤來接車，走出車站時，他帶着幾分神祕的樣子，再三叮囑我，要我過兩天到他家裏去看他，他有話告訴我。我登時知道是關於露易茲的事。因為露易茲雖不愛張濤，張濤卻很喜歡露易茲。當我和露易茲來往的時候，張濤常常和我們一起頑。我和露易茲的關係，他知道得最清楚。

「果然，第二天我去訪問張濤時，他告訴我：白玫瑰在得着我結婚消息的第二天便自殺了。自殺的方法是非常勇敢，非常殘酷：她是採用日本人的「腹切」，把自己關在房裏，用一柄鋒利的切麵包的刀子將肚子劃開死去的。」

「我結婚的消息是誰傳給她的呢？也仍舊是伍國華那昏蛋寫信通知她的，他

大概是奉了我父親的命令這麼做着好使白玫瑰死心罷，他還把我結婚的照片寄了一張給她。

『白玫瑰自殺後，他父親在她房裏發見了一封遺書。在那上面，白玫瑰說她因爲感覺人生乏味，所以自殺了，要請她的雙親原諒。她並要她的父親不要將她的死張揚起來，給新聞記者作材料；也不要追求她自殺的原因，和人家麻煩。她希望她死了以後，生者死者都得平安。

『當時露易茲的父母實在傷心極了。露易茲自殺的原因，他們是知道的。她父親本想把這事在報上揭佈起來，但終於因爲死者有過那樣要求，便什麼舉動也沒有。他父親流寓在法國，生活本也够苦的，這時遭到這樣的事變，覺得觸目增悲，隨處都是傷心的資料，在法國再住不下去了。他拋棄了從來的政見，把露易茲草草安葬後，便帶着一家人跑回法西斯統治下的意大利討生活去了。』

（說到這裏，小陳的臉色是漸漸由嚴肅，興奮，變成苦惱，頹唐了。他身上不時起

着痙攣，流露出他內心的痛楚。但他接着說道：

『聽着這駭人的消息時，我是怎樣的驚訝，怎樣的愧恨，怎樣的傷感，你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但張濤冷靜的把那事變講給我聽之後，又從箱子裏拿出一個郵寄小包裹鄭重的遞了給我，說那是他在白玫瑰自殺的翌日收到的。』

『我接過那包裹一看，封面上是白玫瑰的手迹，寫着請張濤轉交給我的字樣。拆開包裹一看，裏面重重包着的是我送給她的一張半身像，和許多我們同拍的或我們兩人之外還有別的朋友參加着的小照片。此外便是我寫給她的許多信，即使是三言兩語的短札或便條，也都一一保存着。夾在這一切紀念物裏面，使我沒有勇氣展開來看的是露易茲決心自殺時寫給我的一封訣別信。這封信可惜我沒有帶在身邊，不然我是願意給你一看的。信的大意是：她得着我結婚的消息，並看到我和一個那樣美麗的新娘子合照的像片，她是非常欣慰的。她誠懇地向我道賀，希望我永遠得到快樂。至於她自己呢，她是早已將她的心和她的身子一同給了我的，現在

得到一個這樣的歸結，她也並不懊悔。她在決心把她自己獻給一個東方男子時，她是相信自己也有着東方女子的性格的。現在她要告訴我的是：凡是東方女子能够做到的事，她也能够做到。她的信末又說：她愛我的心是真的，她至死還爲我祝福。不過，她自己雖然有辦法解決，但我留在她那裏的一些紀念物，她卻不知道要怎樣處置。燒了嗎？她不忍；隨着她的身子永埋泉壤嗎？她死了以後，別人未必會那樣辦的。所以，想來想去，還是交還給我，請我自己想法子安頓。」

（這時，小陳一面說着，一面在淌眼淚。但我祇能靜靜的聽着，想不出一句安慰他的話。小陳停了一下，又接下說道：

「當天張濤便把我領到露易茲的墳上去了一趟。那墳做得非常草率，看來愈使人淒楚。後來是我拿了一些錢把它重新造過的。但人已死去，墳的好壞，有何關係，這也不過是我這樣卑劣的人的一種求安慰的辦法罷了。」

「像白玫瑰這樣的女子，在別人看來也許覺得「其情可憫，其愚則不可及。」

但在我心裏是不會那樣想的。我是從得着她自殺的消息後，才真的了解她，才真的愛她，這，大概就是白玫瑰自殺的目的罷。假如你肯把這事做篇小說，使白玫瑰不致完全湮沒，我是非常感謝的。我並希望你在那裏面把我寫得非常惡劣，使我自己看了可以略略減去幾分良心的譴責。但你覺得這事可以做篇小說嗎？」

我當時祇好點點頭說道：「試試看罷。」

現在筆者得在這裏說明幾句：我覺得露易茲之死，是受了一些西方古老傳說的毒害。在那些傳說裏，差不多每個東方女子——尤其是中國女子——都是烈女節婦。露易茲說凡是東方女子能够做到的事，她也能做到。她卻不知她所做的是，已不是現在的東方女子所能做到的了。但我並沒有意思要借着一個西洋女子來復活一種已經死去並且應當死去的東方的風習，我不過受了朋友的囑託，把這事實記下來給那些存心編造「留法外史」的文豪們將來作一段插話罷了。

並且我還得申明一句：這天小陳並沒有邀我到他家裏去吃中國飯，我這工作是不會得過任何賄賂的。

## 逃兵

「還記得我們一同逃兵時候的事嗎？」

分別了多年，這回因為有事路過上海，願意在我這裏頑幾天的中學時代的老朋友德，放下了用大號字登着西南軍前鋒快到衡陽的消息的報紙向我說。

「啊，自然啦。」我隨便地回答着。

少時的生活太苦了，我常是不願意想它。但這回卻被德的一句話使我不由自主地整個早晨都沉浸在遙遠的回憶裏：我想起了那座消磨了我的青春的山環水繞的古城，我想起了和德一同住過幾年的，那由舊學宮改成的，有着廣大的操場和婆婆的老樹的中學，我幾乎想起了久已遺忘的故鄉的一切：而那次和德一同逃兵的情形更像昨天的事情一樣明晰地浮上了我的記憶。

二十年來，我們的家鄉實在經過了太多的戰事。不論是北軍南征，或是南軍北伐，每一次內戰，這位在湘水旁的城市，總要受到一番痛心的蹂躪。

那一次戰事究竟是爲的「護國」，「護法」，或是別的新鮮好聽的名目，我已弄不清楚了。我僅祇記得那次是和現在一樣：粵桂軍要佔領我們那小小的城市，而北洋軍（那時大概也叫作中央軍罷）卻還沒有乾脆把它放棄的表示。

城內的富戶早都逃走了，他們的消息是特別靈敏的。大富遠走漢口，上海，小富則避往省城或是鄉間偏僻的所在。剩下的全是一些無路可逃的小民。——並且現在要逃也來不及了。守城的北軍祇許小百姓單身出城，不准攜帶行李。而一班小百姓則雖是破衣敗絮也捨不得分離。

謠言可真大極了，沒有那滿街行色倉惶的軍隊，單是聽聽謠言也就够人心慌的。中學裏二百多學生，大部分都已回家，現在祇留下三十來個路遠不便的還在躊躇着。



本來我們都是窮學生，搶劫用不着耽心；而且是男子，身體上的侮辱也不必害怕；但是仍有可慮之點。那就是害怕退兵時的燒殺，巷戰時的流彈，新來的軍隊要在學校吐紮等等。

學校當局巴不得我們全都走光，好卸去責任。禿髮的校長老是繃着眉頭向我們說：

『你們在本城就找不到一個親戚人家可以寄住一下嗎？學校也許要駐紮軍隊呢。』

看見自己成了學校當局的累贅，比我大了三四歲的德便向我提議道：

『看這情形，下學期是沒有書好讀了，住在這裏也無聊，我們還是回去頑頑罷？』

德和我都是離城百多里路的西南鄉人，我們的家相去不過七八里，我們是可以同路回去的。

那時我們對於前方的情形一點不明瞭，西南軍究竟已經到達什麼地方呢？許已經迫近縣城罷？路上會不會有危險呢？倘在現刻這樣的年齡，我們一定會安安靜靜地和其餘幾個堅決不走的同學一同留在學校裏，不會去冒那也許要遇着敗兵或穿過火線的危險的。

但那時我們都是十多歲的青年，我們甚麼都不怕，甚至我們還暗暗希望在路上遇到一點僥倖的事情。因此在枕上聽了一晚馬隊踏着街石開走的聲音以後，第二天一見亮，我們便各人帶了幾本破舊書籍離開了學校。

在迷濛的曉色裏，雖然人來馬去，但那沒有感覺的古城卻像平時一樣安睡着。我們惴惴地走出了把守嚴密的城門，我們悄悄地渡過了架有浮橋的湘水。從那破舊的渡船裏，我們遙遙望見浮橋上有許多蹣跚着的傷兵走過，其中甚至還有擄了鄉下人用竹轎或扶梯之類擄走的。

「要南兵快點趕來才好呢！不然下半年怕就要搶啦！」梢公一面搖櫓，一面望

着城那面說。後來，看見我們沒有答話，便又好意地警告我們：

「河這邊可還沒有城裏安靜呢！你們要揀小路走，當心散兵拉夫啦！」

梢公的話沒有錯，跳上岸走不得三五里路，我們便聽到了零落的鎗聲。幸虧這條路走熟了，我們總是揀着離開過兵的官道半里光景的小路走。

越往西南方走去，鎗聲便越加繁密起來。有時遇有迎面走來的鄉下人，都告訴我們前面有散兵三五成羣在各村莊裏找女人，搶東西，擄快子……

我們仗着年青腿快，對於那些怕人的消息祇笑一笑，毫不放在心上。我們料不到有些悲劇等在我們的前面。——或不如說我們料到了，卻故意要去看一看。

有時聽到鎗聲來得太近時，我們便停下來，找地方躲着，等鎗聲遠了再走。我們常是從樹間草際偷偷地見到高大的，穿着灰棉軍裝的北方侏子，三三兩兩地或是向什麼人家走去，或是打什麼人家出來。

正午時候，我們走到了許家灣。這地方離官道已經有十多里遠，並且一路來，已

經不常聽到有鎗聲。我們想這地方總很安靜罷，我們想就在這裏找個人家弄點東西吃。

許家灣是一個有着七八戶人家的小村。在這樣的小村裏，照例總有一個包羅萬象的小店舖；賣雜貨，賣燒酒，初一十五還有肉賣，祇要你肯出錢，自然也可以買飯食。

我和德走進村莊後，毫不費力地找到了一個這樣的店舖。德說出買飯的意思後，店主人立刻笑嘻嘻地承諾了。鄉下有的是臘肉，鹽蛋，飯食是可以馬上辦好的。

村中也人心惶惶。因為我們從城裏來，許多人都跑攏來問消息。大家祇希望勝利的西南軍早一點追到，免得敗兵在鄉下騷擾。他們不怕搶，怕的是侂子要拉夫，要「花姑娘。」

『滿妹子要當心呀。曉得嗎，侂子要的是像你這樣的花姑娘啦！』

三十多歲的，懷着看來已有八九個月身孕的店主婦，和一個十五六歲的梳辮

的姑娘開玩笑。

『要死的，你自己才是花姑娘呢！』少女含羞帶笑地打着店主婦的肩膀。

『不要爭，侂子是你倆都要的！』旁邊一個年青的農夫接着說，於是旁人發出一陣哈哈，而兩個女人則轉過來罵着那農夫。

我和德正在這樣熱鬧的空氣中，津津有味地用肥肥的臘肉送着鐵硬的糙米飯時，忽然村口發出了怕人的叫聲，大家回身一看，祇見三四個侂子提着鎗，把一個壯年的農夫追進村來。

於是一聲喊，大家不約而同地搶着從那朝着山坳的後門逃走。我和德也什麼都不顧地跟着一羣鄉下人往叢林裏亂竄。後面送來了鎗聲，婦人小孩的慘叫，村犬的狂吠，侂子的兇惡的吼叫……

一口氣逃上山坡以後，大概大家覺得已經脫離危險罷，又不約而同地在茂密的荆棘後面停下來。我和德的手腳全給荆棘刺破了，流着一條條的鮮血，但彼此全

不覺得痛楚，祇側耳傾聽着山底下的村莊的動靜。

剛才集在那小店裏的十來個人，除掉那大肚皮的店主婦，和那瘦長的，滿臉堆笑的店主人以外，總算全都逃出來了。

那十五六歲的梳辮的姑娘，這時驚魂稍定，忽然記起她還有一個五十多歲的睡在牀上生病的娘沒有逃出，於是哭了起來：

「啊，我的媽呢？我的媽一定沒有逃出喲！天啊，救救我的媽啊！」

「不准哭！侬子聽到聲音會要趕來的！那個會要你媽那老貨？」一個農夫厲聲叱罵着少女。

村中已沒有鎗響了，祇剩下狂亂的犬聲和被征服了的女人的無力的哀號

我和德都是過路人，這村中的災難對於我們原沒什麼切身之痛，這時既然逃得了性命，本可什麼都不管，祇顧趑路回家的。然而不然，我們這時卻分有着那些和我們一道逃出來的鄉下人的緊張的期待。彷彿我們自己有着什麼骨肉親人被那

些惡魔攫住了一樣。

足足過了點多鐘，山底下才重又響着示威的鎗聲。我們從荆棘叢中窺見有五個灰衣兵搖搖擺擺地，像小孩子一樣快快活活地開着朝天鎗，走出了許家灣。

又過了些時，聽到鎗聲去遠了，我們才一個個地溜下山，我和德仍舊向剛才逃出的那小店鋪的後門走去。

展開在我們眼中的情景，是任何文明人都不能夠相信的：

剛才還會說笑話的店主婦，現在直挺挺地睡在一張竹牀上面，兩手和兩腳都分開綁在牀腳上；下身完全赤裸着，蓋滿着血和污穢的液體；上身的衣服也撕開了，露出了抓破的乳房；頭髮披散一地，兩目像金魚的眼睛一樣凸在外面，牙關咬得緊緊的，那樣子無論誰看了也要害怕。

店主人仰臥在門口的血泊裏，子彈是由前額打進去的，把後腦轟去有碗口那麼大一塊。身上還有着鎗托和刺刀的傷痕。一個梳着羊尾巴的三歲小姑娘，大概是

店主人的女兒罷，嘴裏被塞了一塊抹布，綁牢在我們剛才吃飯過的方桌的腳上。我們把她解放下來，卻已經嚇昏了，什麼話都不能說，祇會嘶嘶地哭着。

村中受到災難的，並不止這小店鋪一家。最初被追進村來的壯年農夫，被打死在晒禾場上；那十五六歲的梳辮的姑娘的母親，因為病在牀上，也受到兩個侂子的姦污，據說情形和店主婦差不多，不過還沒有完全死去。

我和德就在女人的號哭和男子的憤罵裏，離開了許家灣。那時計算我們回家的路程還沒有走到一半，前途茫茫，頗有進退兩難之勢。但仔細考量的結果，覺得退後比向前的危險更多，我們祇好冒險前進。

再走三十里路，我們便遇到從前面來的挑擔小販說，官道上已有南軍先鋒在追擊着退走的侂子。合口市已經完全給南軍佔領了。

勝利的軍隊總比較有紀律的。而且那時從同是南邊人的我們看來，粵、桂軍總比侂子可親，於是我和憲決定趕到合口去過夜。合口是距我們家鄉二三十里路的



小鎮，我們明天一早就可以到家。

在合口，我們果然看到了盈千累萬的西南軍，矮小的身軀，背上負着包有銅皮的尖頂斗笠，脅下掛着「得勝袋」，頭上纏着毛巾，腳上穿着草鞋，非常昂奮地用了迅速的脚步向前走去。受過北方敗兵騷擾的合口市民，對於他們的到來，表示熱烈的歡迎，燒了大缸茶水在路旁慰勞他們。

但同時我們在這裏又看到了和許家灣一樣的說來使人難以相信的慘劇：

兩個侏子，一縱一橫地臥在一個祠堂前的空地上。衣褲都被刺刀刺破了，生殖器被割下插在自己的嘴裏，胸口上也有着很深很闊的傷口，一看就知道是有人在那上面做過挖取心臟的工作。雖然血肉模糊到了那樣地步，但人們仍舊可以看出他們是怎樣年青，怎樣壯碩。

「他媽的，自己咬着自己的卵子，看他來世還要強姦不？」

「廣西兵真狠，刺刀插進去一劃，就把心挖出來了，當時放在手裏還跳呢！」

閉在旁邊閃看的人，是這樣饒舌着。對於當前的慘狀沒有一點憐憫，沒有一點感動——不，他們是在感着復仇的滿足的。

這晚上，合口過了一晚的兵。我和德就在合口王家飯鋪的店堂裏瞧了一晚的熱鬧。有時也有連掛長一類下級軍官，停下來吃飯，抽煙，聽見我們是從城裏出來的學生，就和我們談着，探問城裏的情形，隨後又匆匆起身走了。

天快亮時，市外田隴上忽然有一大堆人，燈籠火把地向大路走來。不久，這一堆人跑到了我們過夜的王家飯鋪，才知是許多農民捉了一個敗兵送來給廣西兵處置的。

這又是一個年青的北方男子，身上已脫去軍衣，改穿上不知從什麼地方搶來的，完全和那高大的身材不稱的便服。或許因為年紀太青的緣故——看去不過二十來歲——膽子也就特別小。那時飯鋪裏剛好有一個連長在抽大煙，鄉下人把他推進來後，他便立刻跪在那連長面前叩頭求命。

『搶過沒有？』連長睡在煙鋪上把那敗兵瞧了一眼，隨便地問道。

『搶過的！搶過的！我們在他身上搜出了這麼多首飾！』把他解來的鄉下人爭着說，於是有人拿出了一大包黃的白的戒指耳環之類。

『帶去幹了罷。』連長眯着攔在煙鋪上的一堆首飾，隨便說了一句。

幾個廣西兵和許多鄉下人立刻把那叫號着的伶子帶走了。剎時，我們便聽到了一聲鎗響。無疑的，他是和那兩個睡在祠堂前空地上的伙伴會面了。

他也要被人挖取心臟罷。這那天已微明，我和德便趁着那幾個廣西兵不曾把他的心臟帶來以前，離開了王家飯舖，趨路回家。

已是十幾年前的事了，而我們民族的自相殘殺的慘狀，卻這樣清楚地留在我腦裏！——自然也同樣清楚地留在德的腦裏，因為這回憶還是他的一句話勾引起來的呢！——我希望我們的兒子看到這篇回憶時，能夠堅決地斷定這全是捏造，

這全是駕空的想像！而現在——

『現在的西南軍和中央軍該和以前兩樣罷？』我用着不安的眼光看住分別了多年的老同學德說。

『應當這樣希望呀！』德像沒有把握似的回答我。

## 林中

「真不幸，來到東京還不過兩年，便得了所謂『神經衰弱症。』（這正是現代青年的一種流行病）起先不過晚上不易入睡，白天神思恍惚罷了，他不以為意，還是照常用功。朋友們勸他休息休息，他總是歎着說：

『唉，我怎麼能够休息呢！自己在這兒一個月的生活費，抵得上弟弟們在故鄉中學校一年的費用。拿着這樣大的代價，難道還好白過嗎！』

可是近來他自己也知道不能再是這樣繼續奮鬥下去了。他的腦病近來更加厲害了，常是整夜整夜的失眠，越要睡，越睡不着，每晚煩躁得要命。白天上課時，頭昏眼花，最要緊的筆記一句也抄不到。自己看書也是看一句忘一句，記憶力簡直完全消失了。

「唉！真可恨！好漢只怕病來磨，」要讀書的人，偏偏害起不能讀書的病了！」他常是掐着自己的腦殼叫罵。

前週間，他終於受了醫生的勸告，向學校告了一個月病假，在市外代代木上原找了一個清靜的「貸間」移住了。他近來的生活，差不多每天都消磨在附近的樹林中。

初夏的一天，太陽還不十分厲害，午飯後，L穿着輕快的和服，脅下挾着兩冊小說，照例往離寓三四十丈遠的一處小山上去午睡。

他悄悄地走上了山坡，在一株兩人合抱的七葉樹下躺下了。濃密的樹蔭，籠蓋着全身。四圍林立着許許多大的小的種類不一的樹木，發散着一種夏日特有的嫩葉的香味。三五隻小鳥兒在那上面愉快的嘹亮的交語着。微風吹過時，樹葉便搖擺着做成一片幽微的湍鳴。在這裏真是遠離塵俗，都會的繁雜的市聲，一點也聽不到。雖有時遠遠的一列郊外電車走過，但那也好像被這寂靜的樹林美化了，並不感覺其

暗器，並不感覺其討厭。

他臥在四五寸高的混雜的柔軟如茵的芳草上，把小說打開看着，想催起一些瞌睡來。但看不上兩頁，一隻在他身邊飛舞的黃色的小蝶，便把他的眼睛從書上引開了。他覺得那小東西又美麗，又活潑，真可愛。他把書丟開，追着那蝴蝶，但他並不想傷害牠，他只靜靜地跟着牠，看牠停在草花上用那長而細的捲唇嘜啖着花蜜。他並不是在研究甚麼博物學，他不過覺得那樣細心的觀察很有趣罷了。

小小的蝴蝶，在這朵花上停一下，又飛到那朵花上停一下，漸漸地越飛越遠了。他也跟着漸漸地越走越遠了。跨過了小小的山坳，在那面平坡上，有一片兩三丈見方的汚池，霖雨期中，池水積得滿滿地，長了許多亂草，中間還矗立着一些野菖蒲，菖蒲上綴着有紫色鑲白邊的喇叭花。小小的蝴蝶便落在那菖蒲花上顫動着。

他再不能跑到池中去觀察那蝴蝶在怎樣採花了，他祇好倒臥在池旁等候着。他仰看那青碧如洗的天空，時時有一兩片白雲飄蕩着，他不知不覺睡去了。他睡得

很沉着，幾隻蜜蜂在他的頭上嗡嗡地飛過去，還有幾隻蒼蠅浴着太陽光，在他身邊吵叫着，他都不曾醒。他竟得到了數月來不曾得到的熟眠。

朦朧間，他忽然看見一個穿黃服的五六歲的小姑娘，手中捏着一些美麗的野花，從池那面亂草中跑出來，望着他嘻嘻地傻笑。他趕過去引她玩，那小姑娘卻跳躍着躲開了。他追着那小姑娘，正像先時追着那小蝴蝶一樣。追着追着，小姑娘給一株大樹擋住了，終於給他追着了。

「唧……你放我呢！你要怎麼啦！」小姑娘嬌笑着，掙扎着。

「我要你和我玩呢！」他握着小姑娘的兩手說。

「但是，你是有病的人罷！」小姑娘美麗的眼睛裏面，浮着一種疑懼的表情。

「瞎說，那有的話！」口裏雖若無其事的說，但他心裏的確很驚異；並且還似乎有點不快了。

「我知道呢！你不要騙我，我知道你是這裏養病呢！」



「你怎麼知道！」L心裏更加暗鬱了。

「假如你不是養病時，你現在應當在學校上課呢。」

這小姑娘的話，完全使他爽然了。的確，他是有病，並且還是很不易治的腦病。他想到這病關連於自己前途的重大，他真要哭。他從前夢想着的偉大華麗的將來，頓時變成漆黑漆黑了，有甚麼還比這更使他悲哀呢！他這時握着小姑娘的兩手，自然而然的鬆下了。他沉默，淒涼，兩眼凝視着地上，閃着液體的光耀。

小姑娘見他驟然憂愁起來，倒過意不去似的，拿着他的手說：

「是嗎，真的有病罷！……但是請不要悲哀，我的姐姐能給你醫治呢。」

「你的姐姐……」L覺得有點意外。但是，「姐姐」兩字多麼悅耳呀！

「是啦，我的姐姐林子，她專會醫治一些怪病呢……你看，她就在那兒！」

L的眼光跟着小姑娘的手指望過去，在他們前面三四丈遠的地方，果然有一位穿着青衣的少女，倚着樹幹趺坐着，側着頭也在玩弄一些草花，烏黑的長髮打散

披在肩上，閃着美麗的光輝。

L心裏模模糊糊地，覺得今天真是奇怪。怎麼自己常來的樹林卻隱藏着兩個這樣美麗的姑娘呢？究竟是仙女還是妖魔啦？他這時忍不住突地緊握着小姑娘的手問道：

『你到底是誰呢？』

『我嗎，我叫做蝶子，小小的可愛的蝶子。』小姑娘把一隻大姆指含在口內，側着頭，眼睛溜過來，做着愛嬌的模樣對他說。『我的姐姐叫做林子。』

這時坐在前面的那穿青衣的少女，忽然回過頭來望着他倆說。

『蝶子，你在幹甚麼呢？我要你尋的草兒都尋到了嗎？』

那少女的聲音送到L的耳裏，真使他驚異。他有生以來沒有聽過那樣好聽的妙音。他覺得那不是人類所能發出的聲音，那簡直是一種音樂。一種無比的美麗的天上的音樂。他想假如有人能够起死人而肉白骨，把百年前德國的大音樂家悲多

沒喊起來，那一定可以受着這少女的聲音的感動，創造一個偉大的樂曲。比名震世界的月光曲更好的樂曲。

「哈噫，都尋到了呢。」小姑娘揚着手中握的一束野花回答她姐姐。同時她撫着L說：「你和我一塊兒去罷！我的姐姐能給你治病呢。」

「她能够治腦病嗎？」L無可無不可的跟着走。

「她甚麼病都能治。」

離她姐姐還有丈多遠時，蝶子丟了L，跳着撲到她姐姐身上去了。

「尋了許多呢！」她把她手中的野花，拿給她姐姐看。

L親着蝶子的嫩頰，她的眼睛卻從蝶子的頭上瞟過來窺視着L。L當時真被她那種純潔的美攝住了。他覺得她的美麗正同她的聲音一樣，是不能用言語形容的。他記起兩月前在L野某展覽會看到的一幅日本名畫「慈母觀音」圖，那美麗莊嚴的色相才彷彿似之。「這是仙女啊。」他自然而然的意識到。他當時心裏不

敢涉一點遐想，雖然他也並沒有恐懼。

『啊，姐姐，這位先生很悲哀着啦！』蝶子坐在姐姐的懷中，指着L說。『他說他害着甚麼老病，其實呢，我看他倒並不老！』

『蠢東西，說錯了！』是腦病罷？』末後一句話似乎是問L的，但是她的眼睛卻並沒有望着L。

『正是呢，是腦病啦。學校也不能上，很苦痛的……』L趁機會開了口，他對於自己的惡病似乎有一線希望。

『不管他是老病少病，姐姐，你給他醫治醫治罷，他剛才幾乎要哭了，怪可憐似的！』蝶子替L要求着。

『你自己手中不拿着很多的草藥嗎？你爲甚麼不給他呢？』林子撫摸着蝶子的臉，又在她的嫩頰上親了一下。

『這就成嗎？』蝶子圓睜着小眼，望着自己手中握的一束草花，不相信的說。

「這「自然草」就可以治老病嗎？」

「治腦病只有「自然草」才是最好的靈藥。」

「那麼我通給你罷！」蝶子聽了林子的話，一翻身跳起來走去，拿着L的手，把一束草花通通遞給他，「你聽見我姐姐說嗎？「自然草」治老病是最好的靈藥。」

L將信將疑的接了那束草花，他剛要向她們道謝時，忽然覺得那草莖上有很厲害的刺，把他的手指刺痛了，他努力把眼睛張大注意一看，那裏有甚麼仙草，一隻挺大的山蟻在他的手指上咬嚼着。他用力一摔，一切幻景都消失了，他自己原來還仰睡在污池邊的草地上，一隻「下馱」不知何時滾落在水中，以前追着的那隻小蝶也早已不見了。

他伸了一個懶腰坐起來，看看天色不早了，太陽已落在樹林後面，美麗的「夕燒」映在污池中，生着五彩紛披的霞綺，把那污池完全美化了。他驚異他自己睡了那樣久，他得到了數月來不曾得到的愉快。

他回想起夢境，他心中充滿着安慰，他起來在林中巡走着，他想試試能不能再遇到那可愛的蝶子和林子。然而沒有，他走遍那小山都沒有；他只在一株陰暗的大七葉樹下，檢到自己原先遺在那兒的兩冊小說。

可是他的確已經得到那醫治腦病的靈藥了。這是誰都能夠想到的。